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毗奈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哀愍一切 面滿如初日

目淨若青蓮

佛生調伏家 弟子衆調伏

調伏除衆過

敬禮法中尊 佛說三藏教

毗奈耶爲首

我於此教中 略申其讚頌

如樹根爲最

條幹由是生 佛說律爲本

能生諸善法

譬如大堤防 暴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於毀禁 諸佛證菩提

獨覺身心靜 及以阿羅漢 咸由律行成
三世諸賢聖 遠離有爲縛 皆以律爲本
能至安隱處 若此調伏教 安住於世間
卽是諸如來 正法藏不滅 戒是能安立
如來正法燈 離此卽便無 安隱涅槃路
佛遊於世間 隨處說經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難值遇 如地載羣生 能長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諸福智 佛說由律教
能生衆功德 奉持得解脫 毀破生惡趣
象馬若不調 制之以鈎策 律教亦如是

不調令善順 如城有隍堊 能禦諸怨敵
律教亦如是 能防於破戒 譬如大海水
能漂於死屍 律教亦如是 能除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諸佛之導首 苾芻喻商旅
此爲無價珍 破戒逾蛇毒 律如阿伽陀
盛壯意難調 以律爲轡勒 律於善道處
常與作橋梁 亦於惡趣海 能與爲船楫
若行於險路 戒爲善導者 若陞無畏城
以戒爲梯蹬 大師最勝尊 親說於律教
此二無差別 咸應歸命禮 佛及聖弟子

咸依律教住 於戒生恭敬 故我命歸禮
我依律讚歎 此說應尊重 於初首歸依
吉祥事成就 毗奈耶大海 滄際森難知
差別相無窮 豈我能詳悉 大師律教海
甚深難可測 我今隨自能 略讚於少分
世尊涅槃時 普告諸大衆 汝於我滅後
咸應尊敬戒 故我申讚頌 欲說毗奈耶
仁等應至心 善聽調伏教
別解脫經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行者更難遇

諸佛出現於世樂 演說微妙正法樂
僧伽一心同見樂 和合俱修勇進樂
若見聖人則爲樂 并與共住亦爲樂
若不見諸愚癡人 是則名爲常受樂
見具尸羅者爲樂 若見多聞亦名樂
見阿羅漢是真樂 由於後有不生故
於河津處妙階樂 以法降怨戰勝樂
證得正慧果生時 能除我慢盡爲樂
若有能爲決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聞
從少至老處林中 寂靜閑居蘭若樂

合十指恭敬 禮釋迦師子 別解脫調伏
我說仁善聽 聽已當正行 如大仙所說
於諸小罪中 勇猛亦勤護 心馬難制止
勇決恒相續 別解脫如銜 有百針極利
若人違軌則 聞教便能止 大士若良馬
當出煩惱陣 若人無此銜 亦不曾喜樂
彼沒煩惱陣 速轉於生死
總攝頌曰

若作不淨行 不與取斷人 妄說上人法
斯皆不共住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一

別攝頌曰

蘇陣那無犯 苾芻在林中 弱腰及長根
妙喜三皆犯 晝日房中睡 閑林離欲人
善與昔因緣 應知頌總攝

爾時薄伽梵從初證覺於十二年中諸聲聞弟子無
有過失未生瘡炮世尊爲諸弟子說略別解脫戒經
曰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徧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爲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爲善哉 盡護最爲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衆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莫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至十三年在佛栗氏國時羯蘭鐸迦村羯蘭鐸迦子
名蘇陣那富有資財多諸僕使金銀珍寶穀麥盈溢
所貯資貨如毗沙門天王於同類族娶女爲妻歡樂
而住彼於異時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
學處所謂殺生偷盜欲邪行虛誑語及飲諸酒悉皆
遠離由斯敬信日漸增廣便以正信捨家趣非家剃

除鬚髮而被法服旣出家已與諸親屬相雜而住猶
如昔日在家無異爾時具壽蘇陣那便自思念豈容
我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應證未證應得未得與諸
親族相雜而住我今宜應捨離親屬執持衣鉢遊行
人間作是念已便捨親屬行詣他方逢世饑饉乞食
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時蘇陣那作是
念已今我親屬財食殷富宜應就彼羯蘭鐸迦村勸
於僧田廣設供養若麴若粥或常施食或請喚食或
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教諸親屬少興福業爲饒益
事時蘇陣那便捨他方執持衣鉢漸次遊行遂至羯

蘭鐸迎村去斯不遠在阿蘭若住小房中時蘇陣那
詣親屬所廣爲諸人讚揚佛法僧寶今於大衆設諸
供養而作饒益時蘇陣那在阿蘭若修杜多行但三
衣糞掃衣常乞食次第乞時諸親族於日中恒以
上妙甘美飲食施衆僧已蘇陣那持衣鉢入村中以
次而乞到其本舍旣無所獲捨之而出蘇陣那母有
事他行時有老婢遙見蘇陣那意識容顏知無所獲
疾疾而去老婢見已詣蘇陣那母處白言大家知不
長子蘇陣那久離鄉邑今還故居乞求不獲疾疾而
去時蘇陣那母作如是念豈非我子有憶戀耶情生

不樂欲歸於俗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羞慙厭捨沙
門行耶作是念已遂使出村徧蘇陣那所居之處告
曰蘇陣那汝有憶戀耶情生不樂欲歸俗耶不愛沙
門被沙門所苦羞慙厭捨沙門行耶蘇陣那我家中
物及婢時財汝且聽說我自所有金銀之物積爲大
聚兩邊人坐互不相見又汝父財物官印金錢數有
百千萬億況復諸餘雜類財貨汝可還家隨情受樂
任爲福施說是語已時蘇陣那白母言我無憶戀情
有不樂歸還故居亦無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羞慙
厭捨時蘇陣那母聞是語已便自思念非我所堪令

其返服應可別設餘計時母還舍告新婦曰爾若月
期時至可報我知新婦敬諾後於異時月期旣至白
言大家我今月期時至欲何所作姑曰時過洗浴冠
衆華鬘塗以名香著諸嬰珞嚴身之具咸令備盡如
蘇陣那昔在家日情所樂事皆悉爲之婦旣聞已莊
飾事周還至姑所白言大家如蘇陣那昔所愛好我
已爲之沐浴嚴身著諸衣服若有所作今是其時時
蘇陣那母遂與新婦同車而去詣蘇陣那所住之處
到已下車足步而進時蘇陣那在小房外遊步經行
母旣見已告曰蘇陣那如汝所云無有憶戀廣說如

上今汝新婦身淨宜留種子無令財物没入於官時
蘇陣那先未制戒不見欲過覲少年婦情生染著欲
火燒心告其母曰我豈合耶母曰爲留種子法應如
是時蘇陣那牽故二手便向屏處脫去法服遂卽再
三行不淨行時有有情至求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
槃棄背生死三界五趣無心樂著以最後身從勝妙
天來託婦胎若明慧女人有五種別智異於餘女一
知男子有欲心二知時節三知從某人得娠四知是
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依右脇住若是女者居在左
脇時彼婦人心生歡喜白其姑曰大家知不我已有

娠居在右脇必定是男光顯宗胃其姑聞已心大慶
喜作如是言我於昔來情希善子紹嗣家門冀彼長
成終懷報德常修福慧利益我等姑知是事便以新
婦置在高樓隨時供給女醫調膳不令差舛身具瓔
珞如天姝女遊歡喜園進止威儀常處床座足不履
地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惡聲寢食往來曾無違忤經
九月已便生一子顏貌端嚴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
高脩直頂圓若葢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皆敬仰經
三十日歡會宗親其姑以兒告諸親曰此子今者欲
作何名衆人議曰此兒因種子法而求得之可各種

子其姑卽便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祿持二爲澡
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酥精石蜜及餘上妙甘美飲
食而用資養速便長大如蓮出池旣漸童年學諸伎
藝算數書印取與質納皆盡其妙於八種術善能占
相所謂相寶相衣相宅相牛相象相馬相男相女彼
於異時深生正信歸向三寶受五學處同父信心念
念增長遂捨家趣非家求出離行於善說法律剃除
鬚髮而被法服獨處閑靜無放逸心策勤勇猛專念
而住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證悟圓滿破無明蔽斷三
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
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具壽種子
證阿羅漢受解脫樂卽說頌曰

聖行已圓滿 不墜於父財 我此最後身
盡除諸過患

時蘇陣那作不淨行已世尊於無量百千聲聞苾芻
大衆中而爲說法所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時蘇陣
那亦在衆中聽佛說法旣聞法已心懷愁惱深生追
悔赦容伏面默爾無言卽便歸房懷憂而住後於異

時有諸苾芻巡觀房宇次至蘇陣那所住之房共爲
談話見蘇陣那懷愁而住時諸苾芻謂蘇陣那曰汝
於先時見有客至逢迎歡笑先唱善來爲持衣鉢及
諸資具何故今時見我等來心懷愁惱伏面而住默
然無語汝蘇陣那爲身病也爲心痛乎時蘇陣那告
言諸具壽我非身病而心有焦熱問言何故心有焦
熱時蘇陣那具說其事時諸苾芻聞其說已不喜不
嫌從座而去還詣佛所到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以
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告諸苾芻曰此蘇陣那
於有漏中先作非法行不淨行爾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佛是知者見者知而問非知不問時而問
非時不問有利而問無利不問破決堤防爲除疑惑
有利而問告蘇陣那言汝實作斯不端嚴事耶白佛
言實爾大德佛告蘇陣那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
淨非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蘇陣那云何汝今於
我所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法中而爲出家作
斯非法可惡之事癡人寧以男根置在猛害毒蛇口
中不安女根中世尊以種種方便說厭污事訶責蘇
陣那已告諸苾芻曰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爲聲聞弟
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云何爲十一攝取於僧故二

令僧歡喜故三令僧安樂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慙
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在
有漏故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顯揚
正法廣利人天我今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
作不淨行兩交會法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
住

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制斯學處已在羯蘭鐸迦池竹
林園中于時有一苾芻去斯不遠在阿蘭若小室中

律
住於彼林中有一雌獼猴貪飲食故至苾芻所苾芻
每以殘食與之便卽共行不淨行時有衆多苾芻巡
遊觀看詣阿蘭若至苾芻住處便共言談在一面坐
彼雌獼猴憶先惡事來至其所目視苾芻以身相就
苾芻見已羞見餘人卽便遮却如是再三時雌獼猴
遂大瞋怒卽以足爪爬毆苾芻頭面及衣並皆破裂
便向一邊嗚叫跳躑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卽便問曰
具壽此野獼猴何故初來先觀爾面復以身就汝見
便遮如是再三瞋怒爬毆身衣並破嗚叫跳躑時彼
苾芻具以事曰諸苾芻聞告言具壽豈非世尊遮諸

苾芻行不淨行彼便報曰世尊制戒但制人趣不遮
旁生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并與
俱行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便以上事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人趣尚制況復旁生彼愚癡人犯波
羅市迦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苾
芻汝實作是不端嚴事罪惡法耶白言實爾世尊以
種種訶責廣說如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前是創制
今是隨制我今更於毗奈耶中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處不自

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乃至共旁生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蘇陣那等苾芻有五一名苾芻二自言苾芻三乞求苾芻四破煩惱苾芻五白四羯磨圓具苾芻言名字苾芻者如人立字名作苾芻或世共許或是苾芻種族因此喚爲苾芻是謂名字苾芻云何自言苾芻若人實非苾芻自言我是苾芻或是賊主自稱苾芻是謂自言苾芻云何乞求苾芻若諸俗人常爲乞求以自活命是名乞求苾芻云何破煩惱苾芻若人能斷諸漏煩惱所有焦熱諸苦異熟未

來生老死能善了知永除根本如斷多羅樹頭證不生法故名破煩惱苾芻云何白四羯磨圓具苾芻謂身無障礙作法圓滿是不應訶是名羯磨圓具苾芻今此所言苾芻義者意取第五言復者謂更有餘如是流類與諸苾芻者謂共諸餘苾芻也同得學處者若有先受圓具已經百歲所應學事與新受者等無有異若新受圓具所應學事與百歲圓具者事亦不殊所謂尸羅學處持犯軌儀咸皆相似而得故名同得學處言不捨學處者齊何名爲不捨學處謂對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聾瘡癡人而捨學處皆不名爲捨

若於獨靜處作獨靜想或於獨靜處作不獨靜想或於不獨靜處作獨靜想非捨學處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若對睡眠入定非人天等變化旁生及諸形像或時鬧亂或不審告住本性人皆不成捨言學羸不說者應爲四句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有捨學處學羸而說有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如有苾芻情懷顧戀

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爲沙門所苦羞慙狀背誚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存念我某甲今捨學處是名捨學處或云我捨佛陀達摩僧伽或云我捨素坦羅毗奈耶摩啞哩迦或云我捨鄔波駄耶阿遮利耶或云知我是俗人知我是求寂扇侘半擇迦汙苾芻尼殺父害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外道是趣外道者賊住別住不共住人乃至說云我於仁等同法者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如有苾芻懷情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爲沙門所

苦羞慙狀背誚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梵行難
立靜處難居獨一難住難居林野受惡臥具我憶父
母兄弟姊妹受業師主我欲學諸工巧及營農業於
我家族情希紹繼若苾芻雖作如是種種追悔言詞
然而不云我捨學處是名學羸而說非捨學處云何
學羸而說亦捨學處如有苾芻情懷顧戀廣說如前
乃至作追悔言而云我捨學處廣說如前乃至同梵
行者非是伴類是名學羸而說亦捨學處云何不捨
學處非學羸而說謂除前相是謂學羸不說言作不
淨行者卽是姪欲言姪欲者謂兩相交會也法者此

據非法名之爲法身業行非名之爲作乃至共旁生
者謂獼猴等此者謂指其人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
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
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
戒要祈誓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
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可嫌棄不可愛若
苾芻亦纔犯時卽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
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
更不復生不能鬱茂增長廣大故名波羅市迦

言不共住者謂此犯人不得與諸苾芻而作共住若
褻灑陀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衆有事
應差十二種人此非差限若法若食不共受用是應
擯棄由此名爲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
曰

於三處行姪 三瘡隔不隔 壞不壞死活

半擇迦男女 見他睡行姪 或與酒藥等

被逼樂不樂 犯不犯應知

若苾芻於其三處作不淨行行姪欲法得波羅市迦
云何三處謂以生支入大小便道及口纔入卽得波

羅市迦若苾芻共三種人作不淨行得波羅市迦云
何爲三謂女男半擇迦若苾芻作行姪意於活人女
三瘡不壞於彼行姪以有隔入有隔以有隔入無隔
以無隔入有隔以無隔入無隔入時得波羅市迦若
苾芻於活人女三瘡損壞於彼行姪隔等同前入得
牽吐羅底也若於死人女三瘡不壞隔等同前入得
波羅市迦

若苾芻於死人女三瘡損壞隔等同前入得牽吐羅
底也如於人女若活若死得罪重輕如是應知於非
人女旁生女若活若死於三瘡門有損無損有隔無

律
隔得罪輕重同前若於人男非人男旁生男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損無損及以隔等得罪同前若男半擇迦非人旁生半擇迦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損無損及以隔等得罪同前若苾芻於眠睡苾芻行不淨行若睡苾芻於初中後不覺知者無犯其行姪者得根本罪若睡苾芻初中後不知者無犯其行姪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後不知者無犯行姪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而無心受樂者無犯其行姪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有心受樂者二俱得根本罪若苾芻初向眠睡苾芻處有犯無犯旣爾若向苾

芻尼處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得罪輕重如上應知若苾芻尼式叉摩拏及求寂女向苾芻處及求寂處各有各犯無犯准前應說若求寂向苾芻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有犯無犯亦如上說若苾芻以米酒華酒根皮等酒與苾芻令熟醉著行不淨行而醉苾芻於初中後有知不知受樂不樂得罪輕重有犯無犯乃至餘衆與酒令醉如上睡眠廣說如醉旣爾若以呪術及藥令彼迷亂於彼諸境行不淨行乃至餘衆互爲得罪有無如上若苾芻強逼他苾芻共行不淨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時作心受樂二俱

律
減損若入時不樂入已樂二俱減損若入時不樂入
已不樂出時樂二俱減損若被逼者三時不樂無犯
逼他者減損如逼苾芻若逼苾芻尼及下餘衆准事
應知若苾芻等互相凌逼如前所說爾時室羅伐城
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得意相親歡樂而
住未久之間便生一子腰脊軟弱猶如猫兔經三七
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
名衆人議曰此兒腰軟應與立字名爲弱腰卽此童
兒年漸長大便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旣出家已於
所住聚落而行乞食攝護威儀諸根無亂善防心意

還詣所居飲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中欲染心發
便以生支內自口中而受欲樂後於異時有諸苾芻
因看房舍旣入房已見彼弱腰作如是事情懷悵歎
而問之曰具壽汝作何事報言我受欲樂苾芻報曰
豈非世尊制行姪法報言具壽佛遮於他不制於自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往詣佛所
如常威儀以事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
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爲受樂意起自
生支內著口中或以他根入自口內得根本罪
時室羅伐城有長者子其根極長時人因此名曰長

根於佛法中出家圓具入自房中以已生支內大便道而取欲樂時餘苾芻因行房舍見彼長根作如是事問何所爲乃至報曰佛制他人於自何過諸苾芻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迎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暝逝尼城有大商主名曰難陀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天王於同類族娶女爲妻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子息爲求子故於諸天祠及諸神祇處處求乞不隨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

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時彼商主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來託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如上說乃至娠在右脇喜白其夫遂置高樓隨時給侍如天姝女月滿生子衆相具足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令者欲作何名然中國法所誕子息若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者名孫陀羅難陀時彼諸親共相議曰今此孩子儀容端正衆人樂觀是商主難陀之子應與此兒名孫陀羅難陀授八養母速便長大如蓮處池學綜四明藝窮八術其

父爾時於春夏冬爲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姪女謂
上中下陞妙樓觀奏諸伎樂是時難陀商主常爲計
算取與出納無時暫休時孫陀羅難陀白其父曰何
苦計算無暫閑時難陀報曰汝豈鎮處高樓終日歡
戲而能辦家業耶而我必須知其家業孫陀羅難陀
聞父語已卽便自念父出此言欲警覺我跪而請曰
若如是者我欲遊方經求產業願垂見許父曰汝今
宜住我有珍財何勞遠覓孫陀羅難陀報曰父雖有
財我必須去父便生念我今應可息彼求心卽持鎖
鑰徧開七庫示以金銀成與未成悉皆充滿告孫陀

羅難陀曰既有如是財寶豐盈汝宜端拱受諸欲樂
隨情持施修造福田欲遊他方此事應息答曰父以
此物告示於我我若有子將何以示父卽生念善哉
此說我亡之後須憂家業我今現在漸教其事且令
持貨試往他方一則學作經求二則見我親識徧觀
方邑情無所迷作是思已命其妻曰我身沒後此孫
陀羅難陀當憂家業具以前事而告知之妻曰此成
善事可隨意行父報子曰汝所發心誠亦佳矣我身
亡後汝知家務以前所陳咸皆勸誘令持財貨馳逐
他方時商主難陀卽便遣人搖鈴吹貝普告城邑所

有居人及四方商客今者商主孫陀羅難陀欲持貨物求利他方仁等若能相隨去者關河津濟不輸稅直所有行資並當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此告令各備財貨佇待行期時父難陀廣設商客普召行人既並食已而告之曰諸君當知此孫陀羅難陀是我之子我觀仁等心無別異君等商人欲詣他方求財利者有其三患所謂博奕及以酒色若見孫陀羅難陀淙三惑者應當遮止有利益處勸進修行若諸君等遮惡勸善能隨教者斯曰善哉若不用語仁等宜應易所將物持貨言歸并告孫陀羅難陀曰汝是我子

所餘商人與汝無別彼有善言宜當見用子便敬諾卜擇良辰卽以車馬載負諸物與五百人共爲伴侶俱尋遠路到室羅伐城於一店中安置貨物時室羅伐城有一姪女名曰賢首以銜色爲業顏貌奇特人所樂見若得五百金錢者方與同宿時彼姪女聞有商人遠自暹逝尼城彼有商主名曰難陀其子孫陀羅難陀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與五百商人遠來至此於我店上安其貨物停上而住卽便生念我若不能總奪彼財不復自名爲賢首矣便命女使曰於某肆上有一商主名孫陀羅難陀多財巨富汝持華鬘塗

香上服至彼告言商主此是大家賢首遣我持來聊
申微信復告之曰何意商主寄居店肆宜可暫來女
使卽便持諸華鬘詣商主所委悉告知時孫陀羅難
陀聞已告使女曰汝且前行我著香鬘隨後而去時
彼使女卽前歸家報大家曰令我先來彼當尋至時
彼賢首聞使語已情生喜悅卽便掃灑庭宇布列名
率以妙香熏盛設床座張施帷幔以待商人是時孫
陀羅難陀卽便洗浴著雜淨衣具以華纓而自嚴飾
車馬僕從詣賢首舍是時賢首遙見彼來容貌威儀
有乖常類問使女曰此是商主孫陀羅難陀耶使女

答曰爾賢首喜悅卽說頌曰

不簡富將貧 無論良與賤 但令美容貌
便亂女人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

音釋

森

免小切

弦

珍遲反

咆

蒲貌切

鈔

入少切

撝

許爲反

赧

女板反

肥

步麻切

顰

俱陌反

啞

丁若反

銜

音縣

掇

式延反

嘉興府楞嚴寺經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計字七十四
百八十六個該銀三兩三錢六分七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顙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二

爾時孫陀羅難陀卽便下乘欲入其舍是時賢首疾
下高樓出門迎接俯身相就引入舍中安置妙牀令
止息已問其名字答曰我字孫陀羅難陀賢首答曰
善哉立名與身相稱若仁父母不立此名我今爲爾
名作孫陀羅難陀時孫陀羅難陀曰汝字何等答曰
我字賢首報曰善哉名實相稱向使汝父母不立此
名我今爲爾立賢首名時孫陀羅難陀問賢首曰同

居一宿當酬幾何女曰何意同彼凡人出言庸淺侍
女告曰一夜止宿須五百金錢孫陀羅難陀報從者
曰汝可每日常送五百金錢因卽共彼歡娛而住凡
貪欲之人難有厭足雖淹多日無棄捨心常使家人
日送錢直諸人議曰我等商主去已多時今何所在
更不相見旣承父囑應可尋求便問家人商主何在
家人報曰仁等今日憶商主耶初至卽便往姪女舍
商人曰我等何容捨而不問還歸之日必被父瞋令
使往喚商主聞已尋欲出門是時賢首執彼衣裾告
言君今知不世有二人可行欲樂一顏容美麗二盛

壯少年汝旣兩兼且受欲樂年衰髮白可覓資財旣
被留連報使者曰汝可前去我卽隨行使者以緣具
報商客衆人集會佇望歸還久待不來俱行就彼旣
至門已報門人曰汝可入室報商主知同侶衆人並
居門首宜可暫出有所評論使人報已商主欲出時
彼賢首復執衣裾告言且住彼諸商客情欲求我共
來相喚不許淹停凡貪欲者日增繫縛時孫陀羅難
陀便報使曰仁等且去待我情足方可歸還使人以
言出報商客聞已共相告曰觀此情況無可奈何卽
共交易賣所來貨更收餘物整命徒侶循路而歸送

物之人於斯斷絕後時賢首遇見使人告言何意更
不送物使者報曰商旅已歸何處求物女復問曰豈
可孫陀羅難陀物亦並持歸報言亦去時彼賢首聞
此語已便共孫陀羅難陀經二三宿告言我無田業
及以工商但藉諸人而爲活命應須計日與我資財
若不爾者汝宜速去容他後人孫陀羅難陀曰汝曾
無有相顧戀心報言爾可不聞世人語

倡女本求財 無財便棄捨 猶如無果樹
鳥棄不停留

時孫陀羅難陀聞此語已復報之曰若與汝財卽隨

男意如其物盡便生棄心女曰汝豈不聞

若其天降雨 山河並澍流 男子與資財

倡女隨情轉

孫陀羅難陀曰倡女爲人不可付信女報之曰

倡女至日暮 觀他若已身 夜闌心漸薄

天明棄如草

孫陀羅難陀曰賢首有財男子汝卽相親無物之人

頗能見棄女曰

若人有資財 倡女皆同愛 如牛噉軟草

無財誰重觀

孫陀羅難陀知其情異卽便欲出倡女思念此孫陀羅難陀顏貌超絕便覓難求乃至諸餘男子未持物來宜可且留勿令卽去便急牽衣不使其出報言仁之家內可不戲言耶我出戲言何由見惟彼性耽姪隨言卽住時有男子持五百金錢來入其舍女知彼意卽對孫陀羅難陀前共爲非法孫陀羅難陀見已生念苦哉倡女何太無情對我目前便行鄙嫖尋卽棄去不諳道路躑躅街衢失其所趣時有苾芻從城乞食而出彼旣見已隨後而行時彼苾芻旣至寺已安其食鉢并置水羅抖擻僧伽胝濯足洗手濾水觀

蟲作曼荼羅取其落葉布地而食時孫陀羅難陀在前而立苾芻問曰汝豈能食我殘食耶彼便自念我若不食饑困當死報言願食卽以鉢餘令食食訖問曰賢者汝從何來報言聖者我是唄逝尼城商主難陀之子名孫陀羅難陀我從本舍多持財物遠共徒侶來此經求比爲欲情在姪女舍所有財貨皆並喪亡惟獨一身受茲艱苦苾芻報曰若如是者何不出家時孫陀羅難陀念曰我若歸鄉被人所笑不如今者隨處安身卽報苾芻我求出家時彼苾芻如法如律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於二三日敎行法已報言賢

者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極甚寬廣隨應行處乞食自資既受教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姪女心生追悔我所爲非彼孫陀羅難陀顏貌端嚴盛年少壯不可多得我爲錢財便見驅遣報使女曰汝若重見孫陀羅難陀宜請入來時孫陀羅難陀先不諳知乞食之處巡行至彼姪女之家使女遙見卽疾走歸報大家曰孫陀羅難陀今在門外報言喚入使女曰今已出家報曰縱使出家亦宜喚入便引令進賢首見已推胷告曰聖者何故棄我出家孫陀羅難陀報曰汝薄情懷貪覓財物如何對我爲

非禮乎旣被欺輕寧不捨俗報言聖者女人體多過失我之一罪幸可相容我身及財皆屬尊者幸當共我同昔交歡孫陀羅難陀曰汝無智物先有錢財已被汝費今時更欲破我戒耶女曰若在內措於外泄或在外措於內泄者未成破戒孫陀羅難陀聞已生念豈非苾芻行乞食時作如是事若不爾者此何得知時孫陀羅難陀爲人好色便置衣鉢隨語行非旣暢欲情一面而住時彼姪女卽盛種種上妙飲食滿鉢授與報言聖者若有所須當數來此便持鉢食還向寺中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爲說法要所謂離貪瞋

癡心慧解脫孫陀羅難陀聞說法時心懷愁悶極生
追悔起惡作心默爾無言赦容伏面憂思而住形容
憔悴無有威光如刈生葦暴之於日諸苾芻問曰具
壽孫陀羅難陀汝爲身病爲心痛乎彼旣羞慙默然
無報時有醫人來過其所諸苾芻告曰賢者暫爲觀
察此少苾芻有何疾患醫爲診已報諸人曰此具壽
身無所苦心有焦熱苾芻問曰如何心熱報言聖者
我之醫人但療身病不治於心仁等苾芻解除心病
便捨而去時諸苾芻問言具壽汝無父母宗親但惟
我等同梵行者是汝親識汝可實陳我爲瞻養卽以

鄙事告之諸苾芻曰誰謂春華遂遭霜雹汝始圓具
瘡炮便生時諸苾芻聞其語已不喜不瞋捨之而去
行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具以白佛佛言此愚
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爲受樂意以已
生支置小便道內指外泄外指內泄得波羅市迦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
初始婚娶婦卽命終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悉皆命過
時人並皆喚爲妨婦因以爲各自茲已後更欲娶妻
人皆不與作如是說我今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
復求寡女欲娶爲妻彼便告曰我不惜命入汝舍乎

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自知家事後於異時有一知友
來過其宅問曰仁何所爲報曰我營家事告曰何意
汝今自知家務報言已娶七婦皆並喪亡友曰何不
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
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女長者具答如前友曰
去斯不遠有老姪女君何不求報云今我家室豈作
姪坊友曰彼女久來已捨惡法試往求之便到彼宅
問言比得安不彼報曰善來欲何所覓答曰故來相
求汝何所屬答言與我衣食我便屬彼報言昔汝爲
過能悛改不答曰我豈不見諸餘丈夫而我本心久

離惡法報言若能爾者與我同居給爾衣食所有家
務咸代我知卽隨至舍所有家業並皆分付告曰此
是汝宅汝所與者我當受用婦知家事衣食豐盈未
久之間身極肥盛於彼門前有諸倡女相隨欲往逝
多林中問諸女曰汝欲何去報云往逝多林觀看功
德告云且住待我莊飾與汝俱行整服未周諸女便
過出門不見急步相尋諸女前行皆已入寺然此寺
中有一苾芻開戶而睡衣裳撩亂生支遂起時諸姪
女巡房觀看旣見是事衆皆大笑而出時老姪女見
諸女人行笑而出告曰汝何所笑豈不聞乎若寺中

笑者得齟齬報時彼諸女默然捨去老女念曰豈非諸女於此寺中巡行觀看或見雞鬪或覩獼猴由是誼笑時彼老女入寺巡看於一房內見有苾芻開戶而睡身體露現姪情既起遂便於上而作非法苾芻睡者不自覺知時彼女人便作是念我等姪女解六十四能此出家人解六十五不作言語得受欲樂時彼老女旣暢姪情遂便以手覺彼苾芻報言聖者我之家第在某坊中若有所須宜當見就苾芻報曰汝愚癡人汗僧住處今我無心受斯惡事誰能更復向汝家中女聞默去時彼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他

勝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苾芻汝有受樂心不言我時睡重無受樂心佛告諸苾芻此人無犯由無樂心然我爲諸苾芻近村坊晝日睡者應居閉門或等諦聽若諸苾芻寺近村坊晝日睡者應居閉門或令苾芻守護或以下裙急相絞繫若不依者勵著床時得惡作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苾芻在阿蘭若中得四靜慮時彼數來禮世尊足及諸耆老尊宿苾芻時蘭若苾芻身患瘡疥有少年苾芻先與相識白言上座身患瘡疥何不問醫而爲治療上座報

曰未來有法必定將至世間之人共不愛樂共所嫌賤人皆不免所謂是死此之瘡疥及我已身相隨而去何須療治少年曰如世尊說持戒之人若久存者有多福業而得增長福業增故久受天樂應問醫人時彼上座便就醫處醫人問曰聖者身有瘡疥答曰爾告曰何不療治答曰爲此故來可示方藥告曰聖者食好食已取芥子油徧塗其身於日中坐必當得損茲芻曰施我辛油醫曰聖者我說其方不以藥施若來問者咸皆與藥我之衣食必見貧窮然有其甲長者患此瘡疥我爲煎油從彼乞求必應可得茲芻

曰彼不肯與報言聖者彼人信敬必當相授茲芻曰賢者願爾無病卽是汝施便捨而去卽往詣彼長者之宅彼人見已問言聖者身多瘡疥答言如是可用辛油塗身於日中坐茲芻報曰爲此故來聞仁有油幸能見遺當招福果長者曰共立要契若其今日受我供養我當施與答言住食卽以好食而供奉之食了便以小鉢盛滿辛油持與茲芻茲芻報言願得無病捨之而去至阿蘭若著麤弊衣油徧塗身於日中坐身有樂觸倚臥而睡於其根內有嗔指微伽蟲齧彼生支因斯遂起衣裳撩亂時有肥壯婦女爲覓牛

糞來至其傍見彼形露便起欲心卽於其上行非法
事苾芻睡覺身體羸劣不能遮止女暢欲情報言聖
者我住某處仁有所須當行詣彼苾芻報曰汝愚癡
人汙阿蘭若我現無心受此惡法況能重更過爾宅
耶女人默而捨去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他勝罪
耶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苾芻汝有
受樂心不白佛言我已離欲無受樂心佛告諸苾芻
此人無犯無欲心故然我爲諸苾芻住阿蘭若處者
制其行法汝等應聽若在阿蘭若處於舍四邊應以
柵籬棘刺徧障若欲睡時應令苾芻守護或以裙裙

急相絞繫若不依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
請世尊曰阿蘭若苾芻坐得四禪離於欲染何故生
支尚起世尊告曰有五因緣未離欲人生支得起謂
大小便逼風勢所持唄指徵伽蟲所齧欲染現前是
名爲五有四因緣離欲人生支起謂大小便逼風勢
所持爲蟲所齧是名爲四時彼苾芻被唄指徵伽蟲
所齧而生支起非欲染也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問
世尊惟願大慈爲斷疑惑何意蘇陣那羯蘭鐸迦子
苾芻於無過失無瘡炮時最初生炮作不淨行世尊
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最初生炮乃至過去無瘡

庖時亦最初生庖汝等應聽然此世界將壞之時多
諸有情生光音天妙色意成支體圓滿諸根無缺身
有光明騰空自在喜樂爲食長壽而住爾時大地爲
一海水汝諸苾芻此大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類猶
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
皆具足色若生酥味甜如蜜汝諸苾芻此界成時一
類有情福命俱盡從光音天歿而來於此人同分中
妙色意成諸根具足身有光曜乘空往來以喜樂爲
食長壽而住爾時此世界中無有日月星辰度數晝
夜剎那臘婆須臾半月一月半年一年男女之別但

相喚言薩埵薩埵是時衆內有一有情稟性耽嗜忽
以指端嘗彼地味隨嘗之時情生愛著隨愛著故段
食是資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諸餘有情見此食時卽
便相學食其地味時諸有情既食地味身漸堅重光
明隱沒爾時世界皆悉黑闇汝諸苾芻世界闇時法
爾卽有日月星辰度數晝夜剎那臘婆須臾年月等
別彼諸有情食此地味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
明若多食者身無光彩由食多少形有勝劣由勝劣
故更互相輕我光色勝汝容顏劣由相慢故惡法便
生由惡生故地味便沒汝諸苾芻地味沒故時彼有

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皆悉唱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猶若今人曾食好食後追念時作如是語奇哉美味奇哉美味彼諸有情地味沒時咸作是說奇哉美味然而不知此語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味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地餅出色香味具色如少女華明因相輕慢如前廣說乃至地餅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苦哉苦哉由如有人先遭苦事重憶念時作如是語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惡事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然而不知此

言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餅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藤出色香味具色如雍菜華味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林藤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汝離我前汝離我前由如有人極相瞋恨不許當前廣說如上汝諸苾芻林藤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妙香稻不種自生無糠穢長四指旦暮收穫苗則隨生至暮旦時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爲欲蠲除便生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更

相染著生染著故遂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有情見
此事時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作如是語汝是可
惡有情作此非法咄汝今何故污辱有情始從一宿
乃至七宿不同居擯於衆外猶如今日初爲嫁娶
皆以香華雜物而散擲之願言常得安樂汝諸苾芻
昔時非法今將爲法昔時非律今將爲律昔所嫌賤
今爲美妙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惡法遂共聚集
造立房舍而作非法此爲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
各生時有有情不行惡法降伏諸根各勝人也佛告
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劫初創造非法穢污有

情生瘡炮者今蘇陣那是於我教中先無瘡炮最初
造惡行不淨行污清淨衆是故諸苾芻應當降伏染
瞋癡心勿爲放逸

不與取學處第二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有但尼迦苾
芻先是陶師之子於阿蘭若草室中住時但尼迦入
王舍城於可行處次第乞食時此城中牧牛羊人取
薪草入正道活命邪道活命人苾芻去後打破其室
取草木去但尼迦還見其室破悉將草木卽便更造
新室如是再三被諸人等同前打破但尼迦便卽思

惟嗚呼甚苦嗚呼極苦我纔乞食便被諸人打破我
室如是至三我自善解祖父已來工巧之事何不造
作全成瓦室但尼迦卽自掘土以無蟲水和作熟泥
先造室基次起牆壁安中棚覆上蓋衣笕竿象牙杙
牀枯方座窻牖門樞泥旣乾已將諸采色而圖畫之
用乾柴牛糞并草燒之極善成熟其色紅赤如金錢
華時但尼迦苾芻作如是念我室善成形色可愛宜
可自爲歡慶時但尼迦於隨近苾芻囑爲看室執持
衣鉢行化人間世尊常法乃至未入涅槃已來持身
安隱爲化有情故時時往觀地獄旁生餓鬼天處人

間蘭若屍林山海及餘住處爾時世尊欲按行住處
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去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觀住
處汝等苾芻有樂隨行者宜可持衣時阿難陀奉世
尊教卽往林樹若寺內若外房及經行處告諸苾芻
曰今者世尊欲觀住處若仁等有樂隨行者宜可持
衣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各各持衣詣世尊所爾時世
尊與諸苾芻隨次巡行往但尼迦住處世尊至已見
但尼迦房全以瓦成其色紅赤如金錢華見已告諸
苾芻曰此是誰房諸苾芻白佛言是但尼迦苾芻陶
師之子自造此室佛告諸苾芻可破此室由此緣故

諸外道等謗讟於我言沙門喬答摩現在住世而聲聞衆中有作如是有漏法者何況滅度時諸苾芻奉世尊敎打破其室爾時世尊見破室已捨之而去時但尼迦苾芻來見室破卽告隨近苾芻曰誰破我室諸苾芻曰是大師敎令苾芻打破但尼迦曰法主世尊勅令破者斯爲善破爾時王舍城中有一掌木大臣是但尼迦苾芻先時知友言談得意時但尼迦便作是念掌木大臣是我親友我從覓木更造木舍作是念已詣大臣處白言仁今知不摩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怨王先與我木我欲取用可見相授大臣答

曰聖者若大王與木斯成大善隨意將去但是城中所有諸木皆是未生怨王之所掌守極牢藏護爲欲修補王舍大城破落之處亦爲難事而貯此木不許與他時但尼迦苾芻遂取一木割截將去是時守城大臣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將去見此事已極大驚怖便作是念豈非摩竭陀國未生怨王將有怨賊欲入城耶此木乃是王所掌護不許與他何故有人輒便將去見是事已卽便詣彼掌木臣所告言大臣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將去我時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豎豈非未生怨王將有怨賊欲入

城耶或掌木官將此大木與餘人耶大臣告曰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我曾見但尼迦苾芻作如是語未生怨王與我此木仁當見與我時答曰聖者若是大王曾與木者幸卽將去隨意所用豈非是彼將此木耶是時守城大臣卽便往白未生怨王王今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見有一木是大王所須擬欲修補并爲難事遂被他人斬截將去我旣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豎豈非大王將有怨家盜賊當入城耶卽便問彼掌木大臣曰君不將木與他人不彼便答云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我曾見但尼迦苾芻言王與木時掌

木官報云王若與者可隨意取時彼苾芻卽便斬截大木將去豈復大王曾憶將木與餘人耶王曰我不曾憶卽命掌木大臣奉命欲詣王所爾時但尼迦苾芻因有少事入王舍城時掌木官遙見但尼迦苾芻報言聖者知不爲仁取木王今喚我苾芻報言汝可先行吾當隨去時掌木官卽便先行但尼迦後至并與來使俱詣王門到已而住時彼使者便詣王所白言大王其掌木官今在門外其苾芻雖不被喚亦來在門王曰掌木之人且勿令入其出家者應可喚來使者出喚苾芻入見伸手願言大王無病長壽

在一面立時王告但尼迦苾芻曰聖者他不與水合
輒取耶但尼迦言不合王曰若爾何故取我水去但
尼迦言是王先與王曰我不曾憶仁若憶者爲我憶
之但尼迦言王豈不憶初受灌頂位時於大衆中作
師子吼唱如是言於我國中若沙門婆羅門持戒修
善不行竊盜者我之境內所有草木及水隨意取用
王曰我據無主物作如是語此本乃是他所掌物因
何輒取但尼迦曰王言據無主者此乃何干王事王
聞此語發大瞋怒額起三峯攢眉嚔蹙張目振手曰
沙門汝今合死我不能殺汝卽宜速去從今已往更

不得如此是時人衆共出大聲作如是語希奇摩竭
陀國未生怨王稟性暴烈所爲造次沙門合死但以
言責而便放免時但尼迦還到住處白諸苾芻我向
幾被未生怨王所殺諸苾芻問其故但尼迦具以因
緣告諸苾芻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徃白世尊世尊命
具壽阿難陀曰汝可著僧伽絛衣將一苾芻入王舍
城街衢之所衆人聚處若婆羅門居士或村邑聚落
商主富人若信不信於如是等皆當具問盜幾許物
犯王國法合當死罪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入王舍城
如佛所教具問諸人盜幾許物王法應死諸人報曰

若五磨灑若過五磨灑是當合死阿難陀問已出王舍城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大德如佛所教徧問諸人齊何合死彼皆報我若盜五磨灑若過五磨灑王法合死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知而故問非不知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故問無利不問破決隄防斷除疑惑爲利益故知時而問汝但尼迦苾芻陶師之子汝實作如此不端嚴事取王木耶但尼迦言實爾大德世尊訶責曰汝之所爲非沙門非淨行非隨順行非出家者所應作事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

芻曰我觀十利乃至正法久住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驅擯若訶責言咄男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如是盜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若復苾芻者謂但尼迦餘義如上若聚落者謂牆柵內空閑處者謂牆柵外他者謂女男黃門不與者謂無人授與物謂金等以盜心取者謂他不與物賊心而取如是盜時者若五磨灑或過五磨灑若王者謂刹帝利若婆羅門若薜舍若戍達羅受刹帝利

王灌頂位者皆各爲王若有女人受灌頂位亦各爲王若大臣者謂王輔相爲王圖議政事以自存活捉者謂執將來殺者謂斷其命縛者有三種縛謂鐵水繩驅擯者謂逐令出國作如是訶責咄男子汝是賊汝癡無所知者是輕毀言若此者指行盜人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足要祈誓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嫌賤不可愛樂若人犯此罪時亦纔犯已卽非

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不能鬱茂增長廣大各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者此人不得與諸餘苾芻而作共住若褻灑陀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十二種人羯磨並不應差由此故名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自取於地上 或在空中墮
毘乘及營田
輸稅并無足 旃荼羅世羅
總收於十事
別攝頌曰

自取不與取 盜心他掌物 及作他物想

有三五不同 復有四四殊 并二五差別

斯皆據重物 隨處事應知

有三種相若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三謂自取或看取或遣使取云何自取謂自盜取或自引取舉離本處云何看取謂自看盜取或自看引取舉離本處云何遣使取謂自遣使取或遣使引取離本處若苾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三謂他不與體是重物離本處

云何不與取曾無男女黃門授與其物是謂不與取云何體是重物若滿五磨灑若過五磨灑云何離本處謂從此處移向餘處苾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三謂起盜心與方便離本處云何起盜心謂有賊心欲盜他物云何與方便若手若足而興進趣離處等如前應知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三謂他所掌物離是我物離本處云何他所掌物謂是重物若女男黃門攝爲已有是名他所掌物重物離處如前

應知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
迦云何爲三作他掌物想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
掌物想若苾芻作如是念此物是他女男等所掌作
物想餘如上說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
得波羅市迦謂他所掌物作他物想是重物離本處
苾芻得波羅市迦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四謂有盜心起方便是重物
離本處餘如上說復有四緣苾芻他物不與取得波
羅市迦云何爲四是他所護作屬已想是重物舉離
處何謂他所護如人有重物安在器中若自守護或

令四兵而共防護云何屬已想人有重物置箱器等
中作屬已想此是我物餘如上說復有四緣苾芻於
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有守護無屬已想
或無守護有屬已想重物離處何謂有守護無屬已
想如有盜賊破諸城邑逃竄林野時守路人奪得彼
物聚在一處而守護之不執屬已何謂無守護有屬
已想如有重物安在箱器等中無人馬等兵而爲守
護有屬已想不與而取重物離處得罪同前復有五
緣苾芻他物不與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爲五非已物
想非親友想非暫用想取時不語他有盜心得波羅

市迦復有五緣苾芻無犯云何爲五作已有想親友
想暫用想取時語他無盜心者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

音釋

裾斤於切澍朱戌切時先結切鄺鄺直炙切

躡躡行切抖抖當口切撒撒蘇后切濾良倨切諳烏舍切

也不進也推直垂切指苦皆切泄先結切刈音藝割也診章忍切候

俊此緣切醵音愚醵居徒點切絞古巧切齧五結切噉

也改也柵楚革切編編也激古歷切滓側氏切棚蒲庚切笕

下浪切衣架也杙與職切枯知林切所昌朱切櫪昌朱切譴徒谷切痛

怨而攢徂官切輦輦毘實切輦輦眉也竄七亂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計字八千一
百九十八個該銀三兩六錢九分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二

攝頌曰

若在於地上 或時在器中 或復在場筵

田處諸根藥

若苾芻知他重物安在地上所謂頸珠臂釧真珠瓔珞諸莊嚴具苾芻盜心起方便從牀座起整衣而去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宰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爲盜隨時准價若滿五磨灑得波

羅市迎若不滿五磨灑得牽吐羅底也若其地平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地皮起或復破裂或爲大縫或時書字種種絲畫是謂異處若盤器等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有破裂乃至絲畫是謂異處若人重物安在場中所謂頭珠乃至瓔珞苾芻盜心起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爲盜隨時准價若滿五者得波羅市迎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場上穀麥等平總爲一色者是謂一處若穀麥等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是謂異處若他重物安篋窖中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

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人重物安在篋窖內若篋窖中穀麥等與口平滿總爲一色是謂一處若穀麥等不與口齊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或復有木及席薦等爲障隔者是謂異處若人田中有諸根藥謂香附子黃薑白薑及諸根藥烏頭等類苾芻興方便起盜心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牽吐羅底也
攝頌曰

屋等處有三 鳥物復三種 禁呪取伏藏
此有三不同

若是人物雜色之衣安在屋上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安梯墮以物鈎斫而陞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衣而未離處得牽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名爲盜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浣衣人屋上曬衣被風吹去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落門傍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得牽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重物安在樓上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安梯

墮以物鈎斫而陞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得牽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於舍宅內或園池邊種華果樹於節會日以上妙物而嚴飾之所謂諸寶瓔珞之具及雜繒綵時有飛鳥謂珠是肉銜之而去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爲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牽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牽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

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人以諸寶物及
瓔珞具置箱中安屋上時有飛鳥持物將去若苾芻
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
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
舉離處是名爲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牽吐羅底
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
寧容禽鳥得有瓔珞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牽吐羅底
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
羅底也若人舍中或在池內爲戲樂故養畜諸鳥謂
鸚鵡舍利俱枳羅鳥命命鳥等便以種種諸瓔珞具

而莊飾之苾芻見已起盜心興方便遂捉彼鳥乃至
未觸莊嚴具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
鳥物想亦得惡作若舉離處是名爲盜應准其價若
滿五者得牽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此
物作人物想非鳥物想雖觸著未離本處得牽吐羅
底也若舉離處滿五者得根本罪不滿五者得麤罪
若有苾芻於二伏藏一是有主一是無主苾芻意欲
取彼有主伏藏從床而起整帶衣服作曼荼羅於彼
四方釘竭地羅木以五色線而圍繫之於火鑪內然
諸雜木口誦禁呪作如是言有主伏藏來無主伏藏

勿來若於彼時有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
得窄吐羅底也若眼見時是名爲盜應准其價若滿
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麤罪若作是言無主伏
藏應來有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無主伏藏隨言來
者乃至未見已來得惡作罪若眼見時是名爲盜應
准價若滿五者得窄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
若於有主無主伏藏各於異時別別作法而盜取者
隨事重輕如上得罪

攝頌曰

若物在氈席 或於石板等 華果奇妙樹

隨處事應知

若人重物安在氈席及地敷上所謂諸寶及瓔珞具
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
觸彼物未離本處得窄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名爲
盜隨時准價得罪同前若彼草敷同一色者是名一
處若種種色別異不同是名異處若人重物安在石
上乃至不滿得窄吐羅底也若石細滑總爲一段者
是名一處若剝裂縫開或時書字或種種彩畫是謂
異處石上旣爾乃至板木牆壁薦席蓋覆衣幘衣櫃
衣桁象牙牀床座處若四足經架若門門閭安物之

時事並同前若三種樹謂華樹菓樹奇妙樹苾芻斬截盜華樹等價滿不滿得罪同前

攝頌曰

若物在鞍轡 反象馬車輦 肥瘦應隨時

偷船事差別

如人重物置在鞍處所謂諸寶衆瓔珞具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於鞍上以一色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雜色物而蓋覆者是謂別處若人重物安在象上所謂

諸寶衆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其此象皮肉血脉皆充滿者是謂一處若其身羸瘦若牙耳鼻及腹筋脊腿據一一處是謂別處移離處時皆得本罪若不移處得牽吐羅底也若於象上莊飾幪帳於此帳上安諸寶物衆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離處得牽吐羅底也若移處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此帳上以一色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異色物蓋是謂別處如象

既爾馬車步車牛車乃至諸輦亦並同前若苾芻見船以纜繫之於橈有心盜去搖動之時得惡作罪若解隨流乃至眼見已來得牽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逆水而上准與河闊分齊相似者得根本罪未及其處得牽吐羅底也若從此岸盜向彼岸眼見分齊與前無異若牽船上岸盜而去者亦准眼見分齊若沉在泥中後時將去泥掩之時此卽成盜得罪同前若苾芻於盜物時或藏泥中若燒若穿若破作如是念勿令此物屬汝屬我者得牽吐羅底也

攝頌曰

營田有三種

船有三種殊

鵝鴈及池華

獵漁并盜水

弟子教賊處

三種事不同

若人秋時營作田業所謂稻蔗鹽田苾芻見自田中恐水乏少遂於共有渠內塞他水口決已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彼勿成熟若自成他損准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見水多於共渠內泄他水口塞已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勿彼成熟若自成他損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

物有四種不同一體重價重二體輕價重三體重價輕四體輕價輕云何體重價重謂末尼真珠吠瑠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碼碯硨磲赤珠右旋是云何體輕價重謂繒綵及絲鬱金香蘇泣迷羅是云何體重價輕謂鐵錫是云何體輕價輕謂毛麻木綿劫貝絮是若以上諸物置三種船中謂甕船木船皮船若以體重價重體輕價輕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水上浮者任取若沉沒者屬我若苾芻起盜心與方便入水沉沒乃至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宰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價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

者得宰吐羅底也若沉泥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作非自他心沉之於泥不使其物屬彼屬我者准前得罪以下諸戒准此應知若以體輕價重體重價輕物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水內沉者任取水上浮者屬我若苾芻起盜心與方便浮水而取乃至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宰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沉泥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人於家中或泉池所爲戲玩故安置種種雜類諸鳥鵝鴈鴛鴦等以衆嬰瑤而莊飾之苾芻起盜心與方便入水中捉彼諸鳥乃至未觸嬰瑤以來得

惡作罪若觸著時作如是念我取鳥物亦惡作罪若離本處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作是念我取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觸物時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應准其價滿五根本不滿得窣吐羅底也若於池中有水生華所謂青蓮華唄鉢羅華白蓮華拘牟頭分陀利迦香華時華衆人所愛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池盜華乃至未觸以來得惡作罪若觸其華採折持去結之爲束乃至未離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同前得罪於池四邊種陸生華樹所謂阿地木多迦占博迦波吒

羅婆利師迦摩利迦如是等種種華樹苾芻起方便
興盜心欲盜彼華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陞樹
採折其華置衣裙內乃至未離處及離處來准前得
罪

若有獵師及彼徒黨於林野處安諸獵具謂罾索等爲捕諸獸爲殺害業苾芻恣心取獵具准價得罪若起悲心毀獵具作如是念勿由此故令衆多命而置傷害令彼獵徒獲無量罪者得惡作罪以下諸戒同此應知苾芻盜心見在羆鹿而解放者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牽吐羅底也若捕魚人及彼徒

黨於河陂處截其要口安置梁筌殺諸魚類苾芻盜心取彼筌時同前得罪若作悲心同前得罪若於筌中盜彼魚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若多商旅持衆貨物過彼險途其水難得以衆器具持水而行若甕若甔若瓶若皮囊然於人畜水有分齊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若取人水分未觸及觸准前得罪若旁生分滿五得宰吐羅底也不滿得惡作罪

如贍部洲人共結商旅持衆貨物陞舶入海欲求珍寶爲無水故以種種器藏貯其水所謂甕甔瓶囊然其水分人與旁生請受有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盜

人分時准前得罪取旁生分亦准前得罪時有弟子與其二師隨路行去師有衣物持付弟子于時弟子有盜心故徐行不進乃至眼見處來得宰吐羅底也至不見處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宰吐羅底也若弟子棄師在前急去齊眼見不見處來准前得罪若弟子有盜心欲取師衣從房中趣閣上若從閣上往房中或從閣下至門簷階下或於寺三層棚上向下而出斯皆乃至眼見不見處來同前得罪若有苾芻在阿蘭若處住有破村賊到苾芻所作如是問大德頗知某村某家處不苾芻答言我知某處賊

復問言彼家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犬無多叢棘易入
易出於我無害取得物不若得稱意我當與大德共
分其物若彼苾芻答言仁者我知某甲舍多女人少
男子無惡狗叢棘易入易出於汝無傷能得其物苾
芻作是教已賊還與物乃至未取分已來得牽吐羅
底也若取賊分得罪輕重同前若其苾芻共彼盜賊
作是語已於賊去後遂生追悔就彼賊處作如是語
仁等知不我意造次不審思量便作是語如愚小癡
昧不善其事妄爲誚對然彼家內少女人多男子多
惡狗叢棘難入難出不令汝等無傷取物隨彼賊徒

去與不去苾芻得牽吐羅底也若此苾芻見其賊黨
欲劫村邑往到彼家作如是語仁等警覺好自謹慎
今夜必有盜賊來入勿令財物皆被賊將或容身命
亦遭傷殺隨彼盜賊來與不來苾芻亦得牽吐羅底
也若苾芻如前所作偷盜方便有三種事何謂爲三
謂田事宅事店事田事有二種取一言訟取二圍繞
取何謂言訟取若苾芻爲共俗人爭地詣斷事官所
若苾芻不如俗人勝者得牽吐羅底也若苾芻得勝
乃至俗人心未息來苾芻得牽吐羅底也若彼俗人
心息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是謂言訟取何謂圍繞

取若苾芻於他田處若以樹枝若以席障若作塹坑
若以牆壁圍繞乃至圍未合來得宰吐羅底也若其
圍合得罪同前是名圍繞盜田事旣爾宅事店事如
上應知

攝頌曰

稅物持寄他 將他物前去 不受便强著

爲父母持行 又爲三寶故 與直後均分

衣主爲持將 令他捺不捺 將稅入小門

總奪商人物

爾時世尊初證無上智教未廣被時諸苾芻難過關

稅俗人易過時有衆多苾芻與大商旅遊行他國路
次稅關諸苾芻告賈人曰賢者我等現有少多應稅
之物仁爲我等持行過關方可與我勿令我分入彼
稅官賈人曰爾遂與持物過關還彼苾芻苾芻漸行
至一住處先住苾芻見客初至便遙問言善來具壽
行李安不山河關稅無勞擾耶答曰極善來大德隨
我行來無他惱亂問曰豈諸具壽無應稅物答曰我
有得意賈人爲持過關方授與我諸苾芻告曰合作
如是至關稅處藏物過耶答曰縱令不合我已過竟
時行路苾芻心懷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

緣白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諸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過稅處違者得越法罪爾時世尊於杖林中令摩揭陀影勝王得見諦已便往室羅伐城爲高薩羅勝光王說少年經令得調伏時彼二王各宣教令於我國中所有苾芻同王太子放免稅直諸苾芻尼同後宮人亦免稅事由此苾芻及苾芻尼越過關河無輪稅事是時世尊教法弘廣時諸苾芻易過關稅俗人難過行有苾芻隨他商旅出外遊行至於稅處時諸賈人_一畏苾芻足作如是語聖者我於長時爲寒熱所逼風_二毒蟲蚊蚋等害求諸財物勤勞

辛苦其所獲利皆爲三寶興設供養我今所有輪稅之物仁等爲我持過稅關當還與我時諸苾芻爲持過已還與賈人苾芻漸行至室羅伐時諸苾芻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如上說答言大德我亦爲他施作恩益豈復自身得有勞苦諸苾芻曰其事如何時彼苾芻以事具白諸苾芻曰合作如是至關稅處藏物過耶答曰縱令不合我已過竟時此苾芻心懷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越稅處違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隨商旅遊行至於稅所時諸賈人禮苾芻足作如是語聖者我於長時爲寒熱飢渴所逼廣說如上其所獲利皆爲三寶興設供養我今所有輪稅之物仁等爲我持過稅關當還與我苾芻曰佛已制戒苾芻不應至輪稅處不與直過我今不敢持物過稅是時賈人便作斯念苾芻不肯持過我等宜應矯設方便告苾芻曰聖者我輩今朝情有擾亂不能辦食仁等入村隨緣自乞時諸苾芻咸詣村中苾芻去後諸人各取苾芻衣袋鉢囊并雜物袋安已稅物苾芻得食還歸商旅食事旣了持已衣鉢同過稅處時

諸賈人皆來開解苾芻衣物苾芻告曰何故仁等輒觸我物諸人報曰聖者我以稅物安仁袋中我今欲取苾芻告曰賢者汝等故心令我犯罪彼便報曰仁等於此不起三業何有過耶時諸苾芻心生惡作豈非我等得波羅市迦時諸苾芻漸至羅伐舊住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說如上答曰我無辛苦然我在路入村乞食同伴商人開我衣袋以諸稅物秘內袋中我等不知持過稅處後時見已便生惡作豈非我犯波羅市迦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苾芻無犯然諸苾芻所有衣鉢若無

看者不應捨去應留守護人若不看者得越法罪時
有苾芻隨商旅行入村乞食留一人看物時看守人
須去便利或復取水時諸賈人各以稅物置苾芻衣
鉢袋中同前過關來取稅物乃至告諸苾芻諸苾芻
白佛佛言諸苾芻無犯若看守物應留二苾芻時有
苾芻留二苾芻看守其物時一苾芻或因便利或復
取水時諸賈人共詣看守一苾芻所有執手者有捉
足者便以稅物置衣袋中苾芻念曰同梵行者來我
當告知諸苾芻乞食而還時賈人等矯設方便現鬧
亂相令彼苾芻不獲相告既過稅處各來取物苾芻

告曰何故仁等輒觸我物賈人告曰我以稅物安此
袋中時諸苾芻告曰令汝二人看守衣物云何更令
我等共犯罪耶時二苾芻具陳其事時諸苾芻心生
惡作將無我犯波羅市迦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苾芻
白佛佛言無犯其看物人見他安物應令俗人或使
求寂拔出其物若無此輩應自抽出各付彼人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令子
出家因向他方得兩張氈遂作是念如世尊說雖復
出家於父母處應須濟給我此二氈一擬與父一擬

與母是時苾芻棄餘住處還歸故居往室羅伐路次
稅關稅人問曰聖者頗有可稅物不答言賢者我無
稅物告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爲觀察纔披衣袋見兩
張氎告言聖者仁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寧容爲此
兩氎作故妄語告言賢者此非我物問言誰物答曰
一是父物一是母物報言父亦我不識母亦我不識
還我稅直方可聽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遂放令去
彼至城已心生惡作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無犯
不應但作此語云是父母而已應對稅官作如是語
賢者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

乳哺瞻部洲中爲教導者假使其子一肩持母一肩
持父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此大地末尼眞珠瑠
璃珂貝珊瑚碼瑙金銀壁玉牟薩羅寶赤珠右旋如
是諸寶咸持供養令得富樂或居尊位雖作此事亦
未能報父母之恩若其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
無戒者令住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令
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善巧勸喻令安住者方
曰報恩父母既有如是深厚之德今欲持此物往報
其恩若作如是讚說父母恩惠之時放去者善若不
放者與稅而去若不與者得宰吐羅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音釋

劍軀絹切縫扶用切篋市緣切害古孝切斲竹角切

也臂環也枳諸氏切竭丘謁切剝北角切幞扶足切櫃求位切

桁下浪切鞍鞍鳥寒切鞮則前切腿吐猥切憶虛

張車上切輶其月切哇戶圭切甕於貢切胃規縣切涼其

於施罽也筌此緣切取口含徒古二切舩傍陌切調

市流切以坑口堇切聖也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計字六千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三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爲諸苾

芻說供養法門而說頌曰

若人不作福 常受於苦報 若能修福者

今世後世樂

時諸苾芻旣聞斯說多行乞匄於佛法僧廣興供養
時佛教法漸更增廣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
誕生一子旣漸長大遂便出家時諸苾芻作如是念

律
今此城中多有苾芻乞求難得我今宜可行詣餘方
爲佛法僧而興供養便於他處隨意乞求多獲種種
繒綵之物盛滿衣袋還至羅伐路次稅關稅人問曰
聖者頗有稅物不答言賢者我無稅物告言且住可
將物來試爲觀察纔披衣袋見雜色物填滿袋中稅
官告曰若此袋盛不合稅者豈待馳負方輸稅耶苾
芻告曰賢者此非我物問言誰許答言一是佛物二
是法物三是僧物報言我復寧知佛法僧事但須與
稅方任前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放之而去遂至室
羅伐城心生追悔曰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人無

犯不應但作此語云是三寶物應對稅官作如是說
讚佛法僧云何讚佛所謂薄伽梵如來應正等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是名讚佛云何讚法所謂世尊善說法要於現法中
得無熱惱隨機演說令趣涅槃內證三明智慧圓滿
是謂讚法云何讚僧世尊所有聲聞弟子安住正理
直心恭敬隨順勝法於衆僧中有得預流向預流果
者有得一來向一來果者有得不還向不還果者有
得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者此八大人皆尸羅圓滿三
摩地圓滿般若圓滿解脫圓滿解脫知見圓滿是合

歸依是應恭敬是謂世間勝上福田是謂讚僧如是讚歎三寶之時放去者善若不放者應與稅直而去若不與者得宰吐羅罪時有苾芻供養三寶故持諸雜物過稅關處雖對稅者讚歎三寶然此稅官不肯虛放從索稅直是時苾芻隨持一分而授與之佛言應可均分不應偏與苾芻均物時節延遲遂失商旅便被盜賊虎豹所傷佛言不應在路而作分判隨持一分與彼稅官至佳處已均分其物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明解

三藏衆所識知善能說法辯才無滯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三月安居竟欲求商旅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有商主欲持財貨往室羅伐苾芻聞已詣商主處爲說三種勝福業事謂施戒修說此法時令彼商主心生敬信遂請苾芻家中供養并持妙甌而奉上之便禮雙足作如是語聖者令我欲作何事苾芻曰賢者我今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可於我所起悲愍心而爲護念答言極善便與商主隨路而行商主告曰仁爲乞食我爲修福從王舍城乃至室羅伐於此中間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有資緣幸不須慮苾芻

許之路次稅關商主所有財貨並輸稅訖便作是念
我物輸訖聖者曰氈猶未輸稅若索稅者物從我出
應取彼氈安我物中告苾芻曰聖者曰氈可見與我
答曰仁所施物情生悔耶答曰我無悔心然我之物
已輸稅訖仁氈未輸若索稅者物從我出答曰賢者
世尊已制學處苾芻有物持過稅關不輸直者犯根
本罪是時商主便念察斯意趣不肯與氈我自知時
告言聖者我於今朝情有擾亂不及營食仁可入村
隨緣求覓苾芻聞語行詣村中商主取氈安已物中
既至稅所稅人問曰聖者仁衣袋中有稅物不苾芻

曰我有一氈答曰將來試爲觀察苾芻開袋不見其
氈便現愁容反手而歎是時稅者告苾芻曰何故愁
顏反手長歎苾芻曰我有一氈被賊偷去稅者曰何
但仁被賊偷我亦被偷由失此物我無所得是時苾
芻過稅處已商主告曰何故憂愁情有不樂答曰仁
有施福無受用福答曰何意如此苾芻曰仁所施氈
被賊將去答曰非賊將去我恐稅處從索稅直權將
此物安我貨中必若須者我今見授答曰賢者寧被
賊偷不由此故令我犯罪答曰聖者仁於此物不起
三業豈有罪耶苾芻聞已心生悔恨次至室羅伐城

諸苾芻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苾芻具以事告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於行路所有軌式我今說之行路苾芻入村乞食所有衣物應作記驗廻還之時應好觀察若不依者得越法罪佛在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老一少共爲伴侶人間遊行老者多有衣物資生之具少者資具寡少于時老者欲至稅關物合輸稅作是念我有可稅之物若彼問時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我道有必索稅直作何方便免斯二事卽作是念可持我物與彼少年待過稅關我當自取語彼少年曰可暫借我擎物少年便念豈

非老人身生疲倦令我持物遂便受取在前而去稅者問曰聖者有何稅物不答言我無稅物稅官放過老者空手隨後而至稅官不問過稅所已語言具壽還我衣鉢少者問曰上座今者勞已歇耶答曰我不爲勞令汝持物但爲我有稅物作如是念若彼稅官問我有稅物不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言有者定輸稅直爲此方便令汝持物行過稅所今旣過已當可相還若如是者上座自身得免稅直令我得罪答曰汝不相知何因得罪時少苾芻心生悔恨至室羅伐城到毗訶羅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

答曰何有安樂問言何意具以上緣告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行路之時若不問知不應爲他持物若爲持時應須具問此中無有可稅物不如是問者善若不問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持可稅物而過稅關若持過者得越法罪時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受用深懷敬信見諸苾芻請就家食食已入各施一雙白氎苾芻告曰長者佛遮我等持稅物過關云何我今得取此物長者默然不復施與時諸苾芻爲呪願已隨路而去至室羅伐已諸苾芻告言善來具

壽行路安樂不答曰行路安樂然有施主延請我等就宅而食食竟人各欲施一雙白氎我等不受由佛制戒不聽苾芻持稅物過關因斯失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應塗時有苾芻得物欲塗爲求塗汁柴盆釜器因此延遲遂失商旅被虎狼等之所傷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以水灑振令破裂隨意持去既至稅所仍不免稅佛言應用水洗或以牛糞汁而爲壞色仍不免稅佛言乃至應截縷纒若有難緣我所開者於無難時卽不應用若常用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在王舍城夏三月安居竟未及分衣欲向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諸苾芻告曰何事忽遽待分衣利方可遊行時彼苾芻情不樂住有一苾芻便將一氎贈之而去彼受氎已便作是念我若壞色無暇得與同梵行者而爲告別應與知識苾芻令其壞色便持此氎與彼令浣報云爲我浣訖安衣袋中我暫巡房與苾芻別時彼知識情懷懶墮不能爲浣還依本色安著袋中時彼苾芻持衣而去行至稅處時彼稅人問苾芻曰聖者頗有多少可稅物不苾芻報曰賢者我無稅物稅官曰但

且將來試爲觀察彼便將示纔開衣袋見一大氎報言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以信出家寧容爲一張氎故作妄語報言賢者我實不知然我臨途他與我氎我持此氎令知識者爲我壞色安衣袋中我與諸人共爲告別彼懷懶墮不作壞色而安袋中稅人答曰彼非仁知識是我知識由此緣故令我得物可還稅直隨意前行時彼苾芻與直而去心懷悔恨順路而行至室羅伐城苾芻住處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何有安樂諸苾芻曰如何不樂具以上事告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此苾芻無

犯然此苾芻應問彼苾芻然後取物應問彼言與我
涂未若不問而取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難陀向鄔波
難陀作如是語彼諸黑鉢者皆以獼猴脂用塗其足
若欲行時多獲利養廻還之時復受客利衆人愛念
悉皆敬重我等事同井蛙不會出入我等如何能獲
利養得使衆人皆共欽仰我今宜去同諸苾芻鄔波
難陀問曰欲何處去難陀答曰我今且去求覓商旅
遂遇商旅欲詣北方告曰仁等欲何所詣答曰我等
欲向北方難陀報曰我願同行商人曰北方居處其

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麤疎仁等於彼未能愛樂難
陀曰土地雖惡情樂觀方商人曰若樂去者可共同
行難陀鄔波難陀遂與商旅同至北方初到之時心
便不樂遂於清旦行詣鄺中時彼商人俱來禮足問
言聖者北方何似生愛樂不報言賢者我初到時情
生不樂商人曰豈不先時以事相報北方居處其地
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麤疎仁等於彼未能愛樂聖者
今既不樂欲還中國耶報商人曰我今欲還商人曰
我近至此未有交易不及卽還有餘知識交易已了
欲歸中國仁可隨去我今將仁投寄知識難陀曰善

卽入商營隨路而去六衆性畏風塵或前或後商旅前去別遇賈客從中國來共相慰問仁自何方答云我從中國又問中國交易得利多少於諸關稅無疲勞耶答言中國交易雖多獲利然於關戍索稅極多事同劫賊實言相告終不見容所有貨物盡奪將去時北方商人聞此語已各懷憂惱以手拄頤沉吟路傍是時六衆尋後來至問商人曰諸君何爲以手拄頤懷愁而住商人曰聖者我等常爲寒熱飢渴所逼蚊蚋風雨虵虺所害勤勞辛苦無暫休息欲求財物安樂受用由是我等遠詣中國今聞商旅傳彼消息

中國興易獲利雖多然關稅處皆被欺奪事同劫賊所有資貨侵掠皆盡我等聞此寧得不憂六衆報曰仁等是我知識何事須憂商人曰聖者豈能爲我啓白王知不枉輸稅六衆曰我亦不能爲君啓王然室羅伐城王有制令其不知者不從索稅有十八大門三十六小門於彼小門我當共入商人聞已歡喜而去去城不遠有一聚落於彼停住六衆報曰仁等且應歇息駝馬待至日暮方可入城時室羅伐掌稅諸人聞有北方商旅欲至於城門處祭祀藥叉守門而住六衆告曰今旣日暮可趣小門共入城內是時商

律
旅爭驅鞍馱俱入城中既至天明於市店上張設北方貨物時有一人不及前徒從大門入稅官見已問曰爾從何來答曰我從某聚落來問曰我聞北方有大商旅在彼居停其事虛實報云彼卽是我同伴商旅我獨在後彼已入城稅官聞已心生忿惱作如是言我在城門守立而待曾不見過何處入耶彼人報曰若不信者與我同行至鄺肆中自驗虛實是時稅官卽共彼人行至店中見諸商客出北方貨羅列交易稅人見已問曰誰將汝等入此城耶答言我足報云我亦知君足行而入我今欲問誰將君入入在何

門答言我從私門問曰我今與仁義同親友幸可實言誰相引導答云聖者六衆稅官聞已便起譏嫌罵云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知是他財方便偷盜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私路不輸稅直若教他者得越法罪是時稅官便作斯念此之六衆皆是豪俠沙門應共結親知令其心喜鄺波難陀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是時稅官見而往就作如是語我畔睇聖者鄺波難陀答曰賢者願爾無病長壽稅官問曰鉢中有食不我欲暫看報曰賢者汝欲於我鉢中覓稅物耶聖者我自盟誓實無此

心若有美味當惠少許我欲食之報曰豈見河水而
倒流乎仁應與我非我與仁聖者我戲言耳願過我
舍鄔波難陀卽至其家彼以上妙食滿鉢授與頂禮
雙足作如是白聖者我是大德給侍之人有事當告
我悉奉行報曰賢者願無病長壽捨之而去爾時六
衆苾芻凡在佳處多遊門首意欲爲諸來往沙門婆
羅門宣說法要有論議者當折伏之我等六衆名稱
遠聞利養增廣時鄔波難陀所居之房與路相近於
高閣上初夜後夜警覺思惟時有偷稅人去寺不遠
夜行而過時鄔波難陀明解聲相旣聞商旅行過之

聲與常不同而遙問曰行者是誰彼便默爾遂疾下
重閣詣行人處而問之曰君等何人夜行而過報言
聖者我是偷稅商人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勝光大王
恒於此寺供養衆僧常令充足上座憍陳如親自爲
王而作呪願願大王所有資生受用珍玩未有者令
有已有者常令增廣汝有貨物合大路入城今旣夜
行欲偷稅直我今豈得捨而不言我當與汝作無利
事時彼商人懼而告曰聖者仁懷大慈願見容恕我
於聖者不敢忘恩報曰汝等欲何所作答曰有少食
直我當持奉報曰汝若能與隨汝意去彼行稍遠自

相議曰勝光大王所有稅直我尚不與況此鄔波難陀無髮禿人我能還彼飲食直耶卽便夜入室羅伐城旦詣鄔中貨易而去時鄔波難陀疾疾食竟門前洗鉢顧望四方時有少年苾芻見彼四顧問曰上座何故瞻視四方報言具壽我有知識商人持諸貨物入室羅伐城我今望彼少年報曰上座食時彼人已去時鄔波難陀心生忿怒作如是念我亦被欺彼無知人以拳投刃以針刺石我於彼輩所應作者當自知之時彼賈人不久還來同前捉得告言我亦被汝之所調誑曰言聖者我於前時有少急事不遑就禮

願重相容前後之恩悉皆報謝報言賢者若實與者隨汝意去旣去稍遠同前議曰勝光大王我不與稅豈禿沙門我能相與鄔波難陀作如是念前已許我不來報恩無更於今還復相誑作是念已早起持衣詣市鄔內見彼商人交易財賄現彼相貌商人報曰聖者物未出手待交易訖不敢違命願且相容賈人交易持貨而去不過寺門鄔波難陀疾歸住處食訖洗鉢廣說如前乃至商人已去鄔波難陀聞是語已轉增忿恨攘臂怒曰無識小人更復調我若更見者我當執縛令彼終身不爲賈客時經未久還復重來

鄔波難陀同前捉得告曰汝等數數詭誑於我今我所作令汝知之白言大德願見容恕我等買人事多闢亂雖復失期更不敢爾前二恩直并及此迴待貨易訖一時俱送鄔波難陀遂生念曰我若苦言彼便知覺作是念已告曰賢者能實與不報言定與若如是者汝等且住我先爲汝觀其道路勿令汝等致招罪責我得惡名去寺不遠商人被賊彼諸商人隨語而住鄔波難陀疾往詣彼稅官之處竊聽其言是時稅人警覺而坐共相議曰我等如何得不愁惱多有賈人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其利計會時至王性

暴烈必不容許我之妻子及餘親屬定當獄死時鄔波難陀至衆人所告曰仁等何故懷憂報言聖者我等寧得不憂多有賈人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利直計會時至王性暴烈不許分疎具述如上鄔波難陀告曰癡人誰令汝作掌稅官人惟合多與杖木常令負土或復擔樵如何於偷稅人不能奪取財物彼便白言聖者室羅伐城王舊有令知者稅不知者不稅無極重稅云何總奪鄔波難陀曰汝無智人室羅伐城有極重稅知而方稅彼便白言我等久作稅官常索稅直惟聞知而取稅不聞有極重稅我今如何

作極重稅鄔波難陀曰汝等宜住我且廻還放偷稅賊汝當捉取總奪其財賈人若云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者汝等當告有極重稅知而方稅若云我等又爲商客不曾聞有極重稅今有極重稅生君等可來共往鄔中詣平斷處若作是語者必莫隨言應可將向王處若王作如是語我又爲王不聞室羅伐城有極重稅何故今時有極重稅生應白王曰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及聚落人共爲制令若從某園某天祠處或衆人集處而入城者知而方稅不知無稅若不從此園及天祠處衆人集處而入城

者合極重稅總沒其物若言此制令何所在當報王曰在某庫內安某稅中於赤銅鑠上分明書記王當遣取親自檢之是時稅官依鄔波難陀語即便奪彼賈人所有財貨賈人曰君等何故強奪我財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宜依分數取已放我稅官告曰室羅伐城偷路賈人當極重稅我不放汝賈人報曰我等又爲商客惟聞此城知而取稅無極重稅如何今日有極重稅生今可相隨詣平斷處稅官告曰我不能向尋常斷處可將汝等直向王所時諸賈人高聲大喚詣平斷處告諸人曰諸君知不我有財貨

並被奪去願見救濟時平斷人共詣王所而白王曰
今有賈客來至城中所有財貨並被稅官收奪將去
願王准法而見救濟是時大王命近臣曰喚稅官來
奉命追至王曰汝等何意於彼賈人盡奪財貨皆白
王曰此等諸人是偷稅者室羅伐城有極重罰由此
緣故我等稅人盡取其物王曰我父爲王不知此城
有極重罰何意今時有極重罰宜可依實而取稅直
放賈人去稅官白言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
及聚落人共爲制令具說如前王告稅官曰若是我
父所作敎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斯爲定量便告掌

庫人曰將銅鑠勅來奉敎取來對王讀訖王聞父令
悲不自勝泣而言曰若我先王所作敎令是帝釋令
是梵王令總奪財貨斯爲善取時諸賈人遂便絕望
啼泣而出便問稅官曰誰報仁等道我來耶彼便報
曰無人見語我自聞知然我昔來非不知有爲懷悲
慙不能盡奪汝今過分我不能忍賈人報曰仁等何
處得有悲心今我與君事同知友幸當見報誰先語
君彼見苦言便告之曰聖者六衆相告時彼賈人咸
共譏罵出諸惡言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眞沙門如
是敎他奪我財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教他奪賈人物若教奪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無足及二足 四足及多足 若盜如是類
輕重准應知

言無足者謂蛇蛭蟬此之三種是弄蛇人王家醫人及山野人之所貯畜何謂弄蛇人謂取其蛇弄以活命何謂王家醫人謂諸醫人以蛭療病而爲活命何謂山野人如山中人取無足蟲與藥令吐瓦中熟爆以供飲酒若苾芻盜此等蟲時應准其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方便罪言二足者謂人及鳥若盜人時

有三方便期處定時現相云何期處報彼人云汝若見我在某園中或衆人集處或在天祠當爾之時知事成就是謂期處云何定時汝若晨朝或午時或晡時遙見我者知事成就是謂定時云何現相汝若見我新剃鬚髮著赤色衣持鉢執錫盛滿酥油沙糖石蜜見此相時知事成就是謂現相如是盜時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盜鳥時有二方便謂從地擎舉若空中墮落云何擎舉鳥在地上擎舉偷去滿不滿如上說云何空墮如捕鳥人火燎原澤爲欲取鳥被烟火逼時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門屋前若苾芻盜心取

時滿不滿如上說云何四足謂象馬駝驢牛羊獐鹿猪兔等若欲盜時有二方便爲從羣處或於繫處芻芻於象羣中盜象去時齊眼見處來得宰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得根本罪云何繫處若象繫柱若樹若牆柵內芻芻解放得罪如上盜象旣爾自餘馬等芻芻盜時如前應知云何多足所謂螻蛄蝗蝻蛾諸蜂蟻蠍等此中所須者謂於三處謂斷事官守城者海商客何謂斷事官謂斷事人畜養多足謂蜂蠍等貯在甕內見被罰人不臣伏時令以手足內彼甕中彼蜚痛時疾承其事或多出錢物何謂守城者謂掌城者於

坏甕內多貯諸蜂若怨敵來與之共戰若不退者可於城頭放其蜂甕賊被蜂蜚四散逃走何謂海商客謂人入海爲求珍貨坏瓦器中多養諸蜂以防急難賊來共戰若勝者善若不如者便持蜂甕遙擲賊船不能復戰四散而去

攝頌曰

旃荼羅及蘇陀夷 取衣比身無盜想
師牟不語婆蘇多 自作已分持小鉢
月護知他欲取衣 難勝持將得麤罪
南國中方不相領 拾得他物速應還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共爲知友得意相親同住一處一名旃荼羅二名蘇陀夷其旃荼羅衆所識知有大福德而形埵小多有衣鉢網絡腰條等其蘇陀夷少有知識其形長大但有三衣而復故弊形體多露諸苾芻告曰具壽汝今少欲衣破露形爲多利養爲無利養答言無利彼便報曰何不乞求答言誰當捨彼佛法僧田而施於我彼便報曰其旃荼羅苾芻是汝親友多諸知識有長衣鉢網絡腰條何不從覓答言彼不肯與復問汝已從彼而乞求耶答言未乞報曰豈聞水聲而便脫鞋耶汝宜

乞求彼應見惠旣被勸喻便詣旃荼羅處彼行不在便作是念此旃荼羅其形埵小取彼僧伽胝我試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似者我當從覓若不相當何事干忤便入彼房觀其衣物於衣笕上見僧伽胝卽便取彼便看長短時旃荼羅從外忽至見而報曰汝以賊心取我衣著得波羅市迦答言具壽我無盜心取此衣物但作是念旃荼羅其形卑小取彼僧伽胝試復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稱者我當從覓若不應量者何用如是煩惱資具耶彼便報曰具壽不須強諱謾作分疎汝以賊心取我衣著得波羅市迦聞此語

已便生追悔豈非我犯重罪耶告諸苾芻諸苾芻白
佛佛言苾芻汝以何心彼便以實具白世尊佛言此
苾芻若作量度心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非親友處
爲親友想有三種親友謂下中上於下親友作下心
委寄若中親友作中下心委寄若上親友作上中下
心委寄若苾芻於非親友作親友心相委寄者得越
法罪

根本說一切藏部毗奈耶卷第四

音釋

換

練結切
紵也

縷縷隴主切綫也
縷求位切織餘也

續
磽确

磽苦交切

地也

鄧直連切市
物邸舍也

頤盈之切
頤也

虺許偉
也

掠切 離灼切 奪切

也
譏嫌

譏居依切
嫌戶兼切
憎

也也睇大計
小視

也切攘臂如

羊切據
搏臂也
鑠

與葉同切

蛭
鰓

切水蟲也

爆巴核火烈

也力燎力切力縱

也少蠍毒

蟲也蜚

也革鞋革履

也短

也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計字七千零
九十四個該銀三兩一錢九分二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鎮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名蘇師牟二名婆蘇達多共爲知友情義相順時蘇師牟有好大鉢婆蘇達多有好多小鉢彼於異時俱並食訖一處洗鉢時蘇師牟取婆蘇達多小鉢安大鉢中作如是語具壽婆蘇達多若人有此二鉢足得省緣修諸善品婆蘇達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之時婆蘇達多於一聚落有少緣事語蘇師牟曰具壽

我於某處有少緣事有能爲我辦是事者我持小鉢
與之問曰汝言實不答曰實與時蘇師牟聞此言已
便欲爲去覆生悔念勿由此緣令同梵行者作如是
說蘇師牟與他客作遂不復行時蘇師牟於彼聚落
有緣須去遂作是念我爲自身并辦彼緣斯亦佳矣
卽便往彼了其二事還告婆蘇達多曰汝彼聚落所
有營務我已爲辦宜授小鉢婆蘇達多曰汝自緣去
非爲於我我之小鉢誰能與汝蘇師牟曰汝不與者
我當自取婆蘇達多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時婆蘇
達多有緣出外蘇師牟卽取小鉢安已鉢中婆蘇達

多歸不見鉢問言具壽誰將我小鉢去蘇師牟曰是
物主將去婆蘇達多曰是誰之物曰是我物婆蘇達
多怒曰汝賊心取得波羅市迦蘇師牟聞已追悔卽
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問蘇師牟汝以何
心取他小鉢具以白佛佛言此苾芻作已物心取鉢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受顧與他作務若博換作業及
求福作無犯苾芻受顧作務者得越法罪佛在室羅
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難
勝一名月護共結親友言談得意其月護衆所識知
有大福德多足衣鉢鉢絡腰條難勝少有知識但畜

三衣而復破弊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今何故少欲著此破衣不能覆體爲有而不著爲無可得耶難勝答曰我無得處告曰何不乞求答曰誰肯捨三寶聖衆施我凡人彼便告曰月護苾芻是汝親友言談得意多有衣鉢鉢絡腰條何不從乞難勝曰彼不肯與告曰汝先從彼乞求未難勝曰聞彼慳吝我不從乞告曰豈涉度者遙聞水聲便脫靴履汝但往乞或當見與旣聞勸已往月護所告言具壽當施我鉢月護報曰我不相與難勝曰不與我鉢可與我僧伽胝月護曰我豈是汝守庫藏人索鉢不得又覓大衣乃至

少縷尚不相與況復衣耶時難勝聞已心生忿怒曰彼有作務我常爲先何故我今從乞云不與縷若我不能總奪彼物者我卽不名爲難勝也從此作意欲取其物遂見月護自浣衣服難勝至其所告言具壽我今亦欲助汝浣衣彼言甚善當助我作難勝爲彼浣衣摩挲翻覆觀察其衣月護見已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子細觀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旣起疑心浣衣乾已置衣袋中枕頭而臥是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作意而住是時難勝告月護曰我等俱行共修善品月護報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隨後

當行彼聞便去是時月護便作是念我若去者必當
失衣我若不去闕修善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復修
善業卽以自衣袋安彼頭邊持彼衣囊枕頭而臥時
彼難勝旣作業已還來偃息是時月護告難勝曰具
壽可起共修善品答曰我已作了疲勞暫息汝當起
作月護便去難勝念曰我且觀時堪得行未時旣將
曉於彼頭邊取其衣袋出門而去便作是念我試觀
察是何色衣令我犯波羅市迦耶開袋乃覓便是自
已破弊故衣遂生憂惱作如是念我爲自衣犯他勝
罪非出家行當噉鐵丸復作是念我今墮往問佛世

尊若堪住者於世尊所修其梵行若不堪者當作白
衣作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時世尊於彼無量百千苾
芻衆中而爲說法爾時世尊遙見難勝來告諸苾芻
曰汝等見彼苾芻從外來不白言已見佛言此癡人
難勝盜取已衣得宰吐羅底也告諸苾芻汝等當知
若盜心取有此過失是故苾芻雖已衣鉢不應以盜
心取若盜取者得宰吐羅底也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二苾芻尼一住
東房一住南房其東房苾芻尼前行南房苾芻尼從
後是二苾芻尼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

說法彼聞法已禮佛而退時東房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肩上其衣欲墮南房尼見告言聖者衣欲墮時東房尼前行思法復爲方言有異不相領解不覺衣墮時南房尼便取其衣作如是念今若與者妨彼專思待到住處我當授與既到住處時東房尼遂於房外疾洗足已便入房中半跏而坐時南房尼復作是念若我今時與彼衣者還復同前癡修善品待出定已當付其衣遂於已房置衣架上時東房尼至旦告弟子曰將我僧伽胝來我欲乞食弟子入房徧觀架上不見師衣還白言聖者不見僧伽胝師曰可

詣南房尼處求覓弟子至彼房中見僧伽胝在衣架上問曰誰將衣來置此架上南房尼曰是我將來弟子曰何故將來以事具答時彼弟子與南房尼先有嫌隙怒而告曰汝以賊心偷此衣來置已房內汝得波羅市迦時南房尼卽作是念豈非我實犯波羅市迦耶具以此緣告諸苾芻尼尼白苾芻衆苾芻白佛佛問南房尼曰汝取衣時可不告彼白佛言我雖言告彼不領解佛言方言有異不相領解者無犯然此過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還主而自貯畜由此緣故若苾芻苾芻尼拾得遺落衣物不應久持若久持者

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知是某甲苾芻許便詣彼房扣門而喚彼便出定告曰是誰答曰具壽我於某處拾得汝衣汝可領取時被告言具壽寧我此衣被賊將去豈緣此故令汝扣門驚我勝定時彼苾芻便生追悔作如是念豈非我今驚彼靜慮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爲小緣起他勝定若得遺物將詣主邊以繩懸置令後取得勿驚寂定若異此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識知是某甲苾芻許便持此物詣彼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汝物我拾得來汝當領

取時彼物主與此苾芻先有嫌隙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賊心偷盜我物汝可依法而說其罪時彼苾芻心生追悔非我緣此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諸苾芻得他遺物應可持付知僧事人其知事人得此物已於數日中應可再三以物白衆本主索者可卽將還若無認者入四方僧隨衆受用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世羅尼弟子 試他從乞油 目連作神通
收還長者子 畢隣陀婆蹉 取兒并護物

廣敘其益事 隨說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阿羅漢苾芻
尼名曰世羅斷諸煩惱時有賣香童子見世羅尼深
生敬重往就其所殷勤致禮白言聖者所須之物於
我家中皆隨意取所有言教我皆頂受時苾芻尼告
曰賢首善哉願汝無病後於異時世羅苾芻尼身嬰
重病不能乞食有餘苾芻尼巡行乞食時賣香童子
見而致禮問言聖者世羅苾芻尼何因不見報言賢
首彼身涂患童子告曰聖者我先白言若有所須隨
意取用曾不見來從我求覓彼有所須願尊爲取彼

便報曰如是賢首願汝無病作是語已捨之而去如
是乃至三返殷勤請與時有年少苾芻尼便生是念
我屢聞此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爲虛爲實便持小鉢
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世羅今須少油時彼童子
有新壓油盛滿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更有所須
隨意來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卽以此油塗世羅身
徧及手足油並罄盡世羅病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
見便禮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我比嬰患
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所須於我家中皆隨意取
曾不遣信從我求覓惟見一尼云聖者思從我取油

我以新油盛滿小鉢持付彼尼世羅報曰善哉童子
願汝無病言畢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
曰是誰就彼賣香童子持油鉢來有尼報言聖者我
行乞食見彼童子再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
有所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彼世羅有
所須者願爲持去我便生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卽
持小鉢授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今患須油時彼童
子盛滿新油而授與我我得油已將至房中而爲聖
者塗身手足尋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
汝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會使我時有餘

苾芻尼與此少尼先有嫌隙聞此語已告世羅曰聖
者今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處擅取於油室羅伐
城徧皆求乞他勝之罪其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
生追悔心豈我實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白諸苾芻
尼諸苾芻尼白苾芻衆諸苾芻白佛佛問彼少尼曰
汝以何心從彼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試心佛
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諸苾芻苾芻尼
不問病者不應爲乞若乞取時問病者曰爲向衆僧
養病堂處而求藥耶爲詣信心及親族處若親族多
者於誰處求隨所指示應爲求覓若苾芻苾芻尼不

問病人而爲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犍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宅是時長者教其兒子讀誦外典聲明雜論時大目犍連見彼長者教其兒息讀誦外典告曰長者此諸童子讀習何書長者白言阿離耶此是外典告言長者夫外典者如鐵石榴辛苦作得終不堪食習學外書亦復如是徒費功勞終無所獲不由此故而能出離入正定聚斷諸煩惱然佛所說初中後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何意不教習讀佛法長者白

言聖者無人能教導者報曰我當教讀長者白言善哉聖者幸爲教示便告子曰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詣尊者處而學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時彼長者於日日中與其童子嚶瑤嚴身并諸侍從往給孤園中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然其國內於秋初時常有迦栗底迦賊當諸苾芻夏安居竟時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於此年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安樂受用我聞給孤獨長者於日日常令兒子身具嚶瑤往給孤園內詣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可於中路共劫取之聖者謂子在長者宅長者謂兒在聖者處

各不相知未卽求覓我等若能偷得是兒當盡形壽
爲我僕使如不得者取其嬰珞嚴身之具我緣此故
不假劬勞得受安樂共爲計已卽於中路而待童子
見具嬰珞欲往園中遂便共劫童子時彼從者見賊
將去奔走歸舍告長者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將是
時長者卽便急往勝光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
劫去今從大王欲乞此子時王聞已勅毗盧宅加曰
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長者子時毗盧宅加與給孤
獨長者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爲急行時有一天於
聖者大目連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弟子

被秋賊將去可爲急計時大目連便作是念此之童
兒我若不救子與父母皆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
悅其敬信者或生退轉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
肯入逝多林我今宜可速現神力取彼童兒作是念
已聖者目連現大神通化作毗盧宅加軍衆於其四
方擊大戰鼓時彼秋賊忽見軍圍悉皆驚怖作如是
言仁等當知毗盧宅加與諸軍士四面圍合當棄小
兒免被囚執卽棄童子逃走而去是時聖者大目軋
連遂攝神力於其路側宴坐樹下時彼童子隨路而
來問言童子汝何處來白言聖者我被秋賊將去誰

奪汝來是毗盧宅加報言童子可急歸舍汝之父母
極生憂惱明日可來依舊受業是時童子受教而歸
時毗盧宅加嚴整四軍象馬車步出室羅伐城見彼
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逝多林於其中路遭
秋賊劫去誰取汝來報言是毗盧宅加將軍毗盧宅
加便作是念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來豈非別
有大德聖者具諸威力取是兒來問童子曰爾於彼
處見有何人童子答言我於路側見聖者大目犍連
毗盧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取來餘無能者如是
知已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

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
來世諸漏永盡作斯讚歎還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
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曰歎仁
聖衆我等何事令仁讚歎答曰給孤獨長者子被秋
賊將去聖者大目犍連以神通力奪其子來六衆報
曰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於
彼拔髮癡人露形外道心生敬愛若彼露形見此事
者爲彼秋賊指其出路毗盧宅加聞已默然是時六
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我等且已善答其
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還住

處飯食已訖詣聖者目連所先致敬已白言上座願
見容許欲有詰問報言隨意白言上座給孤獨長者
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我將來
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受解脫樂我實不知
雖有慈悲而不能普於弟子處愍念將來於彼秋賊
令生恐怖又他所攝物強奪令歸仁今犯罪可如法
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互相議曰仁等當
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
至彼知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犍椎今欲作捨置羯
磨授事問曰所作爲誰報言有少欲者實自犯罪而

不悔過我今爲彼作捨置事爾時身子爲衆之首告
授事人曰無令有人於最勝法中欲作衰損又問言
具壽與誰作徧住法或覆本徧住意喜出罪答言更
無別事但爲聖者大目連犯罪不見欲作捨置羯磨
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見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
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諮問
如佛所教我當奉持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
問廣如上說爾時佛告大目連曰汝以何心現神通
力取彼童子是時目連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目連
苾芻作如是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外甥於其舍中習讀外典時畢隣陀婆蹉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見兒學業問妹夫曰此兒讀者是何書論答言外典尊者令棄外學勸習佛經便爲妹夫親教兒子廣說如上乃至具諸瓔珞往竹林中被秋賊劫將安置船中泐流欲去時從彼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白大家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去時彼妹夫卽便急往影勝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乞子時王勅彼未生怨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婆羅門子時未生怨與婆羅

門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爲急去時有天女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外甥被秋賊將去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此之外甥我不救者子與父母各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敬信者或生追悔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聖者以神通力到彼船邊令彼賊船不能得去時彼秋賊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復前進而於岸邊見聖者畢隣陀婆蹉佇立而望時賊告曰聖者何因惱我報曰汝以惡法而惱於我非我惱汝若我不證如是聖法婆羅門子

永被將去賊言聖者我放此見任意收取卽令上岸
是時聖者遂攝神力告外甥曰汝可速歸見汝父母
明當受業童子於路逢未生怨嚴整四軍出王舍城
路見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竹林於其中路
被賊劫去誰取汝來答言是我舅畢隣陀婆蹉時未
生怨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
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
來世諸漏永盡作是讚歎還王舍城時六衆苾芻因
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曰歎仁聖
衆我等何事仁今讚歎答言婆羅門子往竹林中被

賊將去聖者畢隣陀婆蹉以神通力奪得其子六衆
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
拔髮癡人露形外道反更於彼心生敬信若彼露形
見此事者爲彼秋賊指其出路時未生怨默然無對
時六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自相謂言我等且已善
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
還住處飯食已訖隨次致敬已詣聖者畢隣陀婆蹉
所曰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報言隨意婆羅門
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實我取
將來白言我先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我實

不知有慈不徧於親族處愍念將來於彼秋賊心生
不忍又他所攝物強奪將來仁旣犯罪可如法悔答
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互相議曰仁等當知如
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授事者誰
可鳴犍椎應爲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授事人
所報言具壽應鳴犍椎授事問曰所爲何事報言爲
少欲者實有犯罪而不悔過我欲爲彼作捨置事爾
時身子爲衆上座觀察其事可不之宜告授事人曰
具壽與誰作徧住法或覆本徧住法意喜出罪答言
更無別事但爲聖者畢隣陀婆蹉犯罪不見與作捨

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惱亂耆德然薄伽
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
可諮問如佛所敎我當奉行時諸苾芻以事曰佛佛
知時而問廣如上說爾時佛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
何心現神通力取婆羅門子時畢隣陀婆蹉具以其
事曰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
者無犯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頻毗
娑羅王常法每日恒往禮世尊足并諸大德上座苾
芻曾於一時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聽佛說法時佛爲
彼頻毗娑羅說衆法要示敎利喜王聞法已禮佛而

去便往詣彼具壽畢隣陀婆蹉住處時畢隣陀婆蹉
於所住房有破壞處躬自修葺遙見王來便灑手足
至常坐處整容而坐王前禮足在一面坐白言聖者
何自執勞答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執務我既出家
欲令誰作王言若如是者我爲聖者供給事人白言
大王願王無病長壽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爲
聖者供給事人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一弟子爲性
質直便白王曰自從大王許親教師供給事者若我
本師依大王言捨不修理所有房舍皆已破壞王便
報曰聖者豈我已曾許給事人耶白言大王非惟一

度如是至五王國事繁忘不能記王之常法但有出
言臣必書記問記事人曰我實曾許給事人耶答言
實爾已經五返若如是者當合罰我我今應與五百
淨人以充給事便告大臣曰宜給聖者五百使人時
畢隣陀婆蹉而白王曰大王我緣出家總捨給事今
得使者欲何所爲白言聖者爲僧衆事當可受之若
如王言我當白佛王言聖者可往白佛時畢隣陀婆
蹉以事白佛佛言若爲僧衆當可受之時畢隣陀婆
蹉奉教而受時給侍人雖施入僧未蠲王役是諸人
等白聖者曰我等初聞作僧給侍心實歡喜豈謂一

身備遭兩役報言賢首汝等勿慮我當爲汝白大王
知後於異時影勝王詣聖者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
是時尊者白言大王前所施僧給侍人等豈復大王
生追悔耶王言聖者我實曾無追悔之念又白王曰
何意諸人未免王役王於爾時勅大臣曰我施聖者
給侍之人既捨入僧可免王役大臣奉教卽皆放免
彼於異時國家興造須人作使大臣追喚莫有來者
不施僧人亦皆妄說是給侍人是時大臣以事白王
緣有役使追喚不來皆云我是僧家給使王曰若如
是者可悉如舊令充王役從此已後先所施者並充

王使其所施人詣尊者所白言我等還充國役可爲
我等重白大王聖者爲白所給侍人令免追悔王曰
何意白言給侍人還充王役王言聖者但有官役咸
言我是僧給侍人令事有闕唯願聖者可爲別作淨
人之坊簡異其人無令雜亂聖者報王我當白佛王
言可爾時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造
淨人坊時諸苾芻不知何處應造佛言王城精舍於
此中間聞喚聲處當可造立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往
白大臣今於此處奉世尊敎造淨人坊是時大臣便
白王知王言隨佛所敎大臣徧告諸淨人曰僧今爲

汝別造住處汝等今可總就彼作淨人聞已卽往其處共造住坊安置已訖是時淨人常住竹林充僧給使時苾芻衆告諸人曰清淨之業應可作之不清淨事皆不應作由作淨業故曰淨人若防護住處各守僧園人彼清淨人及守僧園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誼亂苾芻妨修行業諸苾芻曰佛佛告諸苾芻勿令恒集有事應喚若無使役令住本坊時諸苾芻又曰佛言彼諸淨人所須衣食如何給濟佛言爲僧使者可給衣食不驅使者勿與衣食有老病者可給衣食并諸藥餌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知僧事告諸淨人曰

賢者我是知僧事入汝等明旦早來入寺爾時王舍城內於諸苾芻夏安居竟常有迦粟底迦賊此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不假劬勞於此年中豐足衣食受用安樂彼秋賊中有一作人曾被苾芻驅使諳知僧事告諸賊曰竹林園處有淨人坊多有財物共往劫取於此年中我等豐樂一賊告曰彼諸苾芻是淨人主巡門乞匄尚不充軀況此淨人得有財物其賊報曰汝等不知諸苾芻等雖常乞食惠施者多復自經求計其財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況諸淨人豈無衣物是時羣賊僉議已定卽於其夜詣

淨人坊欲劫其物時有天人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
深生敬信往白聖者曰有諸秋賊劫彼淨人聖者慈
悲願爲救護時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我不救者令
彼淨人心生愁苦廣說如上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
是念已於淨人坊化作鐵牆周匝圍繞是時賊徒持
所盜物欲出其坊但見鐵牆堅無出路心生惶怖棄
所盜物於須臾頃不見鐵牆是時賊徒還持盜物所
化鐵牆忽然復現如是至七賊相謂曰汝等知不必
有聖者具大威德護斯物故現此神通我應棄物急
共逃竄時賊以物聚之一處悉皆奔走淨人覺已競

共誼聲唱言被賊彼既失財共生憂惱徧繞住坊求
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喜卽持其物各
還舍中守護而臥是時彼天於其夢中告諸人曰汝
等不被秋賊之所劫盜皆是聖者畢隣陀婆蹉神力
所致旣至天明共相謂曰我等免失財物皆是聖者
恩力更無餘人能起慈念我等宜應略伸供養咸共
灑沐著鮮白衣塗飾香鬘持供養物詣竹林中時鄔
波難陀晨朝起已執持鎖鑰欲開寺門屏除燈燭塗
掃堂宇敷設座席於窰堵波香華供養陞上閣鳴健
椎四顧而望遙見諸人著鮮白衣香鬘莊飾鄔波難

陀便生是念彼諸來者是何居士商主富人晨朝至此既近門已知是淨人鄔波難陀便生瞋怒遙告之曰我未令汝晨旦早來何因至此淨人白曰聖者我等昨夜若無聖者畢隣陀婆蹉慈悲護念我等財物被賊偷盡鄔波難陀告淨人曰汝恃彼力競騁誼譁我爲彼人作治罰法作是語已便呼六衆共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答言隨意白言於淨人坊所有財物被賊偷去神力奪留是事虛實答言實爾白言我先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然我不知雖有慈悲不能普及於淨人所惑

而護念於秋賊處圍以鐵牆又他已攝物強奪而留仁既犯罪可如法悔廣說如上乃至鳴椎欲爲捨置上座舍利子令其審察諸苾芻白佛佛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留淨人物畢隣陀婆蹉具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音釋

絡

盧各切 條

土刀切 靴履

履力紙切 技

武粉切 隙

武粉切 隙

鈞戰切

掩捕

掩衣儉切乘其不備而捕也

捷椎

楚語也

亦云

皆曰

捷椎捷巨寒切椎音地

澆

與專切從流而下也

餌而志

僉

七廉切

誼譁

誼許元切譁呼也



嘉興府楞嚴寺額若堂經坊版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少願謹識

